



朝野會通

七

宣祖紀
光海紀
四

卷十七



96
2259
7



朝野會通卷之十七

宣祖紀

寅壬

三十五年以柳珩為統制使珩為人魁偉不羈好馳馬試劍不
 事生產其母泣曰吾所以不死者惟汝在耳汝今若是誰恃以
 生乎珩退而自責折節讀書壬辰杖劍從金千鎰登武科上呼
 問珩父祖曰勉力國事毋忝爾祖祖辰全工判珩遂背涅盡忠
 報國四字以自矢守海南沫血誓眾從李舜臣收餘燼扼海口
 舜臣悉以軍事委之戊戌觀音浦之戰珩大呼直前終日苦戰
 九穿右脅血流凝地猶植立射賊李德馨問舜臣誰可代君者
 曰忠義膽略世無柳某之化官雖卑可大用也德馨言于朝拜
 慶尚水使至是有是除為人個儻重然諾好施與不矜伐剛直
 自遂屢典大藩去官之日蕭然幘被而已子孝傑驍勇討逆迺



○文廟重修告成謁聖○三月天使顧天俊崔廷健來頒皇太子丹立詔遠接使李廷龜從事官朴東說李安訥洪瑞鳳製述官權韞金玄成車天輅寫字官韓灌別製述崔宣迎慰使李晬光李好閔蓋極一時之選也○兩司避鯁啓以不赦之故與搆殺之罪同科則渠亦不服故止請再鞫臺諫之罪今聖批以總功不須察為教請適答曰渾者乃澈之分身一澈雖已伏辜其無一澈乎又捨其魁渾僅論其枝葉此所謂漏網吞舟總功是察也再鞫臺諫李洽具寃李尚吉削奪李海壽李廷立追奪草溪生負李大約等疏斥鄭澈成渾黃慎○以鄭仁弘為大司憲別諭有曰辭故山之烟霞擲耒耜而一起○故叅贊成渾追奪官爵兩司諫院權暉鄭穀崔忠元李文澄權泰一憲府李致元朴震元姜弘立三啓請渾追奪玉堂尹暉朴而章姜籤劄論答曰依啓但以已著黨奸遺君之罪罪之可

也又傳曰故叅贊成渾托迹山林欺世盜名交結戚畹藉其權勢以為拔身之地鄭澈千古之奸兇而合為一身填唱箎和絃結如蛇蝎兇謀邪議無不與知聲勢相依恣行魑膽渾則澈之謀主也辛卯澈竄謫則追至松都叙別而還及壬辰大駕經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覲其黨奸後君之罪無所逃矣世子駐伊川時召之不赴及其移駐成川最後始來忘於報國而只為身計古今天下安有與奸兇交契最深而得免為小人之理亦有遺君父不赴國難而得免夫天討之理乎今不追削以定其罪則是非雖定於一時公論難明於萬世仍命兩司前後啓辭入納刪去外育逆賊嘯聚黨類等語○左議政李恒福辭逆恒福擬赦成渾劄略曰渾必讀書於野老不仕於朝四方之人舉指以為儒士儒而見罪則遠外流聞而未詳朝廷議論者必將曰成

渾獲罪矣土中枯骨何知榮辱來世後生只自摧沮無益國家
有駭瞻矚况論渾者始言搆殺永慶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曰
吹噓逆賊皆不近則迂曲繚繞盤回轉旋而後僅成今名渾之
罪凡幾遷而幾易矣是為人求罪非所以自罪治人也今新進後
生未會心迹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攘臂曰渾可罪非憎渾
也蓋自功之道在攻渾爾由此言之攻渾之功只關臣下罪渾
之名終歸君上此不可為也劉將上清州儒生朴以儉承仁弘
旨疏斥恒福遂力辭適○儒生金暈宗儒之子上疏訟父寃曰
文景虎欲搆成渾假托臣父見若使果有是言則必先於一家
之人而後方及於他臣於是年二十三臣父既知其罪則必不
肯拈出師友間密語不以告子而先洩於他人明矣上荅曰汝
父之言與不言汝何以知之汝父所往東西南北汝必隨之如

影之於形乎○忠清人告駢卒華鐵謀逆逮捕辭連甚衆○大
學生韓孝祥上書訟成渾之寃○朴定齋曰當倭廢之作人臣
之義固當奔走闕下執鞶勒以從然成牛溪方退處田野召命
不及其義亦未可自進夫守道自重與出身事君自不同况牛
溪在壬辰鉤黨之日方張而朝廷不加收召亦安得諉以倉卒
而輕自呈身以毀難進之防也此所以定自靖之計及聞車駕當
由本州則其欲出伏路傍以俟進退之命者亦是一義而不幸
駕過倉卒家在僻左未及聞知此計不遂此固事勢之無可奈
何者也王蠋既歸書邑江萬里既歸饒州皆不赴國難此則牛
溪之所嘗自引者也其餘先賢若楊時尹彥明諸人當建炎板
蕩之際未嘗無召自至胡安國再被召命亦幾登道而辭歸君
子之當國難而自處其身者必有其道必若論者之言則是數

賢者皆將為遺君不忠之罪人歟趙浦渚疏曰兩臣賢否不難知也當時陷李珣者鄭汝立也陷成渾者鄭仁弘也兩臣門人著聞者趙憲金長生吳允謙李貴黃慎等其他行已有能居官廉潔者及屏居田野修身潔行而終焉者亦自不必自今觀之汝立仁弘之言為是耶趙憲金長生之言為是耶蓋柳被之論粗述汝立仁弘之餘論也以嶺南一道論之初則一道之論同然也其後公論稍行稍稍有開悟者蓋鄭述則嘗謂兩臣為儒賢張顯光則尊慕無間然鄭經世則初隨其土俗不免輕侮其後覺悟常尊禩之臣亦聞其尊之之語以此觀之其中有賢名者皆慕此兩臣也特其迷溺甚者猶不廢也○七月冊金氏為繼妃吏曹佐郎悌男之女五禮儀缺廟見一節副學李晬光劄請遵古例行王妃廟見禮○竄再鞫崔永慶時臺官具寇洪州李

尚吉禮李洽沃等大憲鄭仁弘主論初請付處改竄黜依允○右議政尹承勳被論辭適承勳啓朴以儉至謂李恒福為鄭澈腹心恒福與澈未嘗還往弟恒福素不迎合項者冢宰缺議者屬望柳永慶而不為薦擬人皆嚴憚必欲擊去也承旨朴以章曰澈謫居時恒福作詩送之澈亦和之何可謂不親大臣之言不當如是其後來言慎又澈啓赴謫時有詩曰生涯薛罕嶺心事彌雲恒福於是仁弘等論斥承勳呈辭五度許副○忠州人李德亨等疏請疏放洪汝諄命議大臣領相李德馨議近者朝廷用人進退皆由一人疏章此實弊風放釋之典請俟他日事遂不行○全羅前叅奉崔弘宇進士金佑成羅德允等請仲鄭介清李潑李活柳夢井曹大中等○副司果李貴上疏論鄭仁弘曰臣以體察從事行過嶺南名為士人者至於劫制使命

守令徒流杖殺之權皆出其手實仁弘為之倡也臣見安陰吏
文狀則陝川鄭叅議行次過去故縣監出待境上云臣雖秩卑
公行也彼雖官高私行也守令不顧公行奔走出待於仁弘之
私過其勢焰據此可知臣欲疏斥而仁弘使其門徒通文右道
黜鄉臣族侄居昌李時益臣所經歷廬舍亦欲焚火其擅作威
福槩可知矣賊退已三年而義兵所屬及牛馬至今留置其家
而使役之星州牧使柳永詢一言仁弘之過而其徒做聳體察
盲從事暗巡察等語儒生停舉四館事也而道內士子見忤仁
弘輒稱停舉仁弘以被擄婦女脅嫁逃唐兵之者地理者以士
族之女劫婚微賤之人故已病者梁禧仁弘之妻父也死於上
國樞至京師仁弘與其妻弟梁弘瀾有隙至於六日不往哭許
潛之廉人所共知而潛為星牧言其薄行則即與其徒做出盜

米百石之說李滯土主而初不往見則噉其黨構陷論罪柳成
龍清白人所共稱而語及仁弘劾李敬中之事則噉其門客文
弘道朴而章等以貨賂公行田園徧滿等語劾之李德馨其道
體察也一杖金太虛色吏之後與其徒黨恣意嘲罵李時發為
星牧發一蹄則儒生等曰必稟於仁弘而後可從時發以為不
可亦為此輩所忤坐待通罷今也顯揚朝廷之上其縱恣之狀
必將十倍前日又將使其徒黨肆其毒國家危亂可藉日而待
仁弘上劄自明荅曰李貴之為人卿知之乎曾做出金德齡兩
腋兩虎出入之說者也此說可做何言不做○除持平崔餘慶
戶曹叅議永慶文景虎松羅察訪崔弘言永慶社稷叅奉李
成祿趙翊閔有慶等竄黃慎削職鄭經世罷職鄭仁弘啓成祿
等處置黃慎也拈出聖旨欲令君父被殺士之名請竄出黃慎

以成潭門人欺君父庇私黨請削奪禮議鄭經世以年少名流不能以禮法自飭
乳初居憂出入官舍飲酒之日或不免人言且於復讐之日吁當悲哭相
對之不暇而出使關東公然狎妓瞻聆難掩請罷職持平姜福
連啓依允經世父母兄弟死於倭賊經世又患疫於干戈中氣
息將絕高山縣監中景僖用肉汁得活經世之疾危
重實不知此前都事梁弘溲上疏極論仁弘弘溲仁弘之妻弟
從前有隙至是陳疏凡十二條略曰仁弘其論篤色莊則專務
粉飾其外善內賊則惟務巧詐人見其矜慎疑其峭直見其陰
邪疑其操守此所以竊取虛名以致至尊之傾嚮者其心进而
儉行僻而堅居足以聚徒成黨強足以反是獨立則似少正印
其許人陰私而為直以持大臣之疑懼徑情直行而為勇以便
行己之無忌憚生五鼎食死五鼎烹而不避大橫之誚則似主父
偃其矯情干譽而外為恭儉好人佞而已妄自尊大則似王莽

豪俠武斷假借名義而力折公侯威行州里則似郭解此奸邪
情狀所以猝難辨者也殿下見其山野庸陋之態必笑其乖劣局
促而其在外張皇勢焰擅作威福者殿下必不信其在後日竊
弄太阿貽憂宗社者殿下必不信也又弘溲疏中仁弘少時嘗劾弘溲
潛殺一鄉人弘溲已疑其
心後數罪而後之仁弘遂做弘溲弟淫其父妾之說而謂言根
出於弘溲寄書於弘溲父禧而又使不得發言禧招弘溲示其
書心知其詐而慮一家之傷義作契使弘溲等署名使不得發口
及禧死弘溲完喪見仁弘語之則仁弘引其已死之妹李李磷
者為此言也弘溲立祠於其妻家觀其心述始揚廣劉劭採刃殺父之類
曰立令公祠堂於其妻家觀其心述始揚廣劉劭採刃殺父之類
其間云於法司曰仁弘亦不無助於○前直長金光錫上疏極
言梁弘溲罪惡李貴上疏力辨上革貴職時有詩譏刺曰草木
鳥獸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皆上八城三月三司空不福蒼
生福死骨弘溲字西溪嘗師南溟壬辰之亂傾射破家以備長
尾箭三百部箭竹四萬介由木道奔問行在明年天將李如松

破平壤時用其所獻箭以取勝弘澍與仁弘為妹婚獨觀其心術傲朱溪君故事上書痛斥之奸黨聞然請罪及仁弘伏法人始大服黨議方盛誣毀粟牛公常憤慨贈張旅軒顯光朴處士遂一文曰時輩不知兩賢道德控空駕虛略無忌憚然若宇內事定儒教蔚興議配文廟者兩賢必與其間德晦誠伯果能於此脫灑否苟不能然使士論不公彌甚得無為天下後世笑乎

○左議政金命元卒命元封字慶林 策平難 史臣曰命元性善良與物無違少壯登朝以將才顯壬辰之亂身任元帥雖無成功上之駐義州也收合餘燼鎮于順安以備平壤賊及登台輔雖無建白而其心休休不欲害人風儀雋爽咸稱宰相○判敦寧鄭崑壽字汝任 錫栢谷 策扈聖封中川所後父清原公夢白頭翁從廟門出曰莫患無兒當有貴子宜以崑壽名之及請公為後初名遂遂

改以今名受心經於退溪為司評有與妹婚爭奴就廷者乃先世故人子公惻然與念諭以同產之義不可以一奴構訟且引世分披諭激切彼即感服歸奴於姊是夜夢其先人來謝按江原封魯山墓而就謁壬辰請兵哭感石尚書得援兵居官在京鄉中親舊子弟及外泚散居者入京必先就公皆歡然迎接或命留館或具厨供或濟不足披烟露幅皆歡然克望如八父兄家自曉至暮應接不暇人或以此笑之或見瘦馬破笠徘徊閭里之間則必曰西川君之客也公嘗曰彼踈黨遠族在我雖不甚切自先世視之同一子孫吾豈敢忽略以傷先祖之慈哉自先代衣冠所蔽皆搜訪省拜極力表碣親述陰記破壁虛窓茵席不具門乞僮僕既無款段處之裕如

三十六年春露梁有大石自水中起立於崖上他石上處二移 石八道

狀聞六月大風揚沙石拔木沿海船隻撞破野無遺穗咸鏡海
相續水赤濁三日西江人夜相夢驚多奔走山谷間或有搬移東西
過江者自言夜中有兵馬擄殺之聲自京城來聞者傳相驚駭
或疑南闕王廟神盱為云○五月刊府事鄭瑑上疏乞致仕上下其議禮曹啓
大夫七十而致仕乃是禮經有德則君不許亦是禮經我國古制文武官致仕有陞
秩給俸賜勅之典又有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之教故相沈守廣致仕而加致仕二字於
本啣上引見請老雖是古例今無可據之例云荅曰禮經國典
皆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惟我國獨不行之似幸優老
之典大夫縣車古之道也遂議大臣從其請瑑字子精号藥圃
録庵聖功封西
原謚東臯一見曰貌類雌龍必大貴人初隸校書自言少時見
南冥臨別南冥忽曰有一隻牛贈君君可牽去某不省所為南
冥笑曰君辭氣太銳歷塊之足易於一蹶叅以遲鈍乃能致遠此

吾所以贈牛也某拜謝受教今幸無大過先生賜也金荷潭曰
鄭瑑以草莽登第拜校書正字直香室文定將供佛事命取香
於香室瑑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文定大怒命下吏物議
多之名聲藹然歷剔清顯竟至禹鉉為人温恭雖奴僕犬馬未
嘗以惡言詈之其厚德足以致高位然有足恭之謂○以禮曹
叅判韓浚謙為四道都元帥李德馨所薦國朝嘉善元帥始此
○忠清監司柳根請建温祚廟於稷山從之○八月時御所有
投石踰牆之變命退築宮牆脩邊司啓時御所權設閣閣今已
十年在聖上之心卧薪嘗膽之不暇而羣下之情夫豈一刻自
安乎但今築宮牆之役移於修葺景福宮舊城則既有舊功而
用力不多此為無益而其役浩大不特事勢為然修葺舊闕亦
是不可已之事略設房屋如衛文公之爰舍于漕則孰不為宜

命停退築之役

辰甲

三十七年有盜殺忝判柳熙緒右相子臨海君瑋聞熙緒妾美
 密招納之使奴盜殺之捕將邊良傑捕因臨海奴寤治之賊不
 得良傑坐謫熙緒子亦杖流領相李德馨忤旨罷李恒福代相
 上劄辭曰良傑之謫臣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力辭逆○金啓上
 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上下其事希望之徒爭相附會李恒福
 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張程朱羣議
 乃定○移設統營于固城豆龍浦○加錄宣武功臣賓廳啓征
 倭將帥所只存李舜臣權慄元均高彥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
 之於永川李億祺之於舟師趙倣之於幸州金時敏李光岳之
 於晉州李廷禧之於延安皆有勝戰全城之功申黜涕哭請兵
 宜并仍存從之○十月羣臣請上尊號上曰予宗社一罪人邦

國之再造無非皇上之恩將士之切願無為此如之言逾月力
 請始許之上號曰至誠大義格天熙運○左賢成具思孟卒思

孟字景時号八谷以元宗國舅追封綾安謚文懿天性恬靜而確有內守與李樞隣而

一不踵門東西分歧介立其間絕不與後輩相昵得為完人無

間彼此稱以宿德老成自連姻宮禁益持謙謹篤于孝友前後

之喪廬墓終制祭非甚病不廢沐浴壬辰西幸追及於平壤詩

文根據六經質慈精鍊粹然成章○副提學辛應時字君望号白麓宣

廟御經筵問皇明通紀甚是好書對曰殿下從得此書何乎筵

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况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盖以朝

廷方議私親典禮而通紀篇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也公

又效古人丹宸箴意進勤學愛民親賢納諫等六箴禮曹回啓

曰辛應時碩德博學為明宣朝名臣處經幄則盡啓沃之策位

藩維則著澄清之績孝友篤於家庭忠蓋孚於朝廷交友先正
 臣李珣成渾講磨砥勵名節而與故相臣朴淳鄭澈清操重望宗
 相先後蔚然并補於一時其才德學識早抱公輔之器士類至
 今嗟惜此皆一二儒賢據案之正論有足以考信於百世○叅
 議姜燦卒燦受業金繼輝鄭汝立之獄鄭彥信置對不寤南彦
 經坐詩語人莫敢言燦以為彥信嘗備位大臣不宜考問彥經
 亦可原盡心擬律多所批正為吏議關節不到門庭如水常鄙奇
 自獻之為人自獻當路思欲中傷而上雅賢燦計不得售
 三十八年改定貢業國朝貢案蓋自燕山時多有所增久為生
 民之患至是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感田結之多寡土產
 之有無酌量彼此挪移均平百年宿弊一朝頓革○設撰集廳
 命大提學柳根等抄選東人製作詩賦以進○三月忽刺温

八寇殺潼關僉使金伯玉虞候成祐吉夜渡江直擣虜穴擊敗
 之時老羅亦強感欲并忽刺温以女妻之誘擊敗之盡并如海
 等仍陷遼東○四月僧惟政還自日本秀吉既死家康廢秀賴
 而代為関伯傳位於其子秀忠復來請和故遣惟政探情既至
 托以遊覽諸國山川倭人奇之肩輿要請殆無虛日惟政初言
 交和之利次發刷還之端遂刷還我國男女三千餘口惟政
號
雲豐山人掌樂正任孝昆曾孫出家為休靜弟子壬辰任
四金剛山楡店寺倭人縛居僧數十責金寶將殺之政聞之携一
 筇入劔戟中傍若無人直上法堂倭將列椅坐政不為禮彷徨
 縱觀如癡人以文字問曰佛法全以慈悲不殺為上彼一筇千
 山寄食民間雖封身豈有寸寶諸倭動色悉解其縛政又揮袖
 曳筇而去倭將大書寺門曰此寺有知道僧諸兵勿更入即罷

兵去時休靜起義香山拜都總攝以惟政為副平壤之戰多所
斬獲癸甲之間以朝命三人賊陣還兩王子又探賊情清正問
貴國有寶乎政答曰我國無他寶惟以汝頭為寶清正曰何為
也政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家非寶而何正大笑以朝命
等公山龍起金烏三城從蔚山順天之戰又等釜山城甲辰奉
使日本倭君臣以為生佛以金輦遊行遍觀名勝所言皆從閔
伯又問所欲政曰山人本無欲願還我國佛畫一幀此佛甚靈
可以禱風祈雨禳災致祥故願還也閔伯以下齊聲曰大師亦
能呼風喚雨何必佛幀自是倭人謹受約束得松雲筆跡必重
價買之云既還錄原從勳加階一品乞還伽椰山庚戌示寂有
四溟集密陽有表忠祠休靜靈奎同享甲辰渡海時李芝峰別
詩曰盛世多名將奇切獨老師舟行魯連海舌聘陸生辭廢詐

夷無厭羈縻事功危腰間一長劍今日愧男兒車五山見之閣
筆柳夢寅曰余嘗見政於香山剃髮存髯長至帶而白○七月
慶尚江原忠清京畿大水公私家舍漂流人畜泮致不知其數
咸鏡道安邊半夜急雨猙風拔屋大水如海不見涯際人家盡
為沉没人畜漂去甚多翌朝雨歇鷄犬蛇虺山禽野獸水族之
類堆死洲渚腐臭不可近山崩崖塌野無青草山中大木根拔
浮下或疑非天降雨乃海翻為災云癸卯李廷龜使過淮陽作
詩揭板今年九月廷龜以畿伯巡到江華則太僕官以黔馬來
得其詩板於江華煤音島送于廷龜序記其事并其板而復揭
於舊處亦一異事也

午丙

三十九年春永昌大君璣生領議政柳永慶引世宗朝臨瀛廣
平兩君故事率百官陳賀○帝遣翰林修撰朱之蕃刑科給事

梁有年頒太孫誕生詔○四月琉球國世子尚寧獻方物琉球
前因節使之行屢付移咨至是復至其咨曰閩酋肆逆神人共
憤天亡驕酋海宇騰歡矧今天朝神武大振貴國威力更張餘
孽既行勦滅凡爾醜虜莫不喪魂落膽日後豈復有如匪茹之
閩首者哉間或逆萌弊國職在蕃封詎屬支邦自將敵念共分
送偵預探馳奏天朝轉左右以聞幸無遠慮仍獻綿綃二十端
黃石綃十端花文席十張土扇二百把○定遠君王奴拘囚
河原君夫人于私第權籍尹時西司啓其日初昏定遠君宮奴
七人挾娼過河原君家前河原君家奴輩不意突出繞遮爭挾
仍為毆打定遠家奴率班首輩明火持杖闖入河原君家裡無
數作亂打盡家產河原夫人固知所措盡喚諸婢僕環立自衛
之際定遠奴輩驅出直至前塞門洞新第拘鎖一處寧堤君益

城君等聞竒馳到百般哀乞猶不開出不得已奔告于定遠親到厥宮
非徒不為救解乃敢肆怒曰吾宮已鎖之門何人唐突欲開怒
氣勃勃顯有下手之狀亨齡等恐其辱及夫人號泣請釋至四
更後僅得脫還河原夫人於大院君為家婦於定遠為伯母猶
敢乃爾其不有人理極矣有士人身親見之衆會中詳陳請罷
職其家奴鞠問答曰此事極駭當察而處之又答曰此事招寧
堤君親問則少無如啓辭中事備忘記今此兩家奴隸相鬪初
不過自中一不關之事夫人為因奴輩之助至於親率女婢夜
間徒步歷通衢走入他家遂為所拘禮夫人晝不遊庭夜不下
堂今乃至於此以辱我家念家有廟主又有亾兄之主夜半棄
置而出走此時神灵何所依而得無悲且驚於冥冥中乎直欲
痛哭而不可得兵曹佐郎任鶴冷夫人之侄子也定遠家奴之

相聞初非其主之所知而造作不測之言誘張眩亂於士夫之間構陷王子不知與誰人陰謀為此千古所未有之凶慘之術真不世之奸人也罷職時臨海君瑋橫恣特甚上教歷舉瑋狂悖之行仍令有司并還所奪奴婢於其主所畜官妓於本州宮奴之作挈者令法府治之以為諸王子戒○以即位四十年陳賀設增廣科金荷潭曰宣廟雖即位於丁卯而以戊辰為元則到丙午為三十九年而領相柳永慶以為四十年率百官陳賀至設增廣與即位同慶以固寵識者皆竊議而畏其勢莫敢言○文廟有壁書之廢列書時宰官官人姓名及交通淫亂之事即行慰安祭三省推鞠館官書吏典僕被訊者甚眾竟不得端緒上以為儒生不可刑訊并命放釋

未丁

四十年春正月遣通信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等使日本壬辰

兵釁忒起於對馬守義智義智行長之婿兩人身任其事行長見兵連禍結結末無期恐一朝撤還禍及義智蓋馬島土薄民窮專以我國賜米及互市資生壬辰和絕島倭失利此講和所由始也甲辰潛遣被擄人金光言倭復來寇以恐喝之光後事覺伏誅丙午金繼信之回縛送二倭謂為犯陵賊三省推鞠倭供曰觀我容貌我尚少壬辰則兒童安得掘陵命大臣議尹承勳曰以此兒為犯陵賊是欺侮神明上怒責之斬其倭于市柳永慶覘上意請告廟不果乃曰家康廢平氏於我非讐可許和白遣佑吉等改通信為回荅使關伯荅書略曰三使不遠千里海陸要尋舊好我何存踈志乎以示勉許和之意佑吉佑吉等恐恟不敢辯而來○領議政柳成龍卒成龍字而見号西厓文衡錄光國扈聖封豐原謚文忠祠安東屏山祠宇在娠母夫人夢有人自空中下告曰夫人當生異子

父觀察仲郢課其讀如有誤字許畫而施夏楚嘗以石硯擲之
傷額有痕晚年天欲雨則脚腿先疼蓋受楚所傷也或覽鏡撫
痕追感悲痛家人相戒匿鏡八歲讀孟子至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惡聲慨然想慕至或夢寐見之從退溪學以書壯赴京
將入班太學諸生聚覘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曰王陽明
陳白沙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禪學之換面不知薛文清之粹
然也有新安人吳京者喜曰公能發正論吾道之幸也班序引
僧道二流居前列公曰吾輩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
班言於鴻臚却流置後庭中動色拜禮判賜手札曰卿才載經
幄一德無暇義雖君臣情猶師友仁聖之喪禮曹以暮年磨鍊
成龍曰上於仁宗有父子之道上當從嫡孫為祖母持重服從
之上命棟駙馬母避李姓蓋有屬意者以禮判啓曰禮不娶同

姓為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綱目曰犬羊雜糅唐昭宗以李茂
貞子為駙馬此受制強臣也事遂寢壬辰西幸命守都城李恒
福謂扈行不可無成龍從之魚兵判至臨津上召與同舟賜酒
曰國家中興當賴卿須自愛以右相魚更判以左揆魚文衡兵
判以體察應接天將調兵食賊薄平壤廟社主先發城中男女
皆憤罵爭執兵縱擊廟主墮地擾亂及宮門公立於陛上招父
老諭之即棄兵仰謝而散奉審靖陵所得屍真假朝臣中惟同
知宋贊嘗逮事中宗所驗玉體與平日同而背後腫痕在分明
獨成渾所見不同公嘗以為慟姦戊戌為甬瞻輩所搆劾削職
南歸至渡迷峽望三角山下馬四拜而行有詩曰田園歸路三
十里帷幄深恩四十年立馬渡迷回首望終南山色故依然行
李涼薄子弟皆徒步以從壬寅李白沙舉公廡謹曰此老不可

以一善名但欲洗鄙塢之誣耳病革遺戒勿禮葬勿立碑仍謝
客曰吾欲安靜以就化耳神氣了然如不病讀洪範終篇握御
醫手以訣曰速來治病天恩固極幾日可達京城耶語畢命侍
者整枕於堂上北向正坐恬然而逝鄭愚伏狀之曰公常留意
經濟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財等事無不講究明良相遇而
朝論角立不得有所猷為遭罹喪亂受任於敗軍之際焦心竭
慮於章劄施措之間者此之興元之陸贄亦不多讓所居山水
絕勝屋西蒼壁臨江直八千仞因號西厓文章只就理達明白
典雅尤長於辭命申象村曰壬癸之間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
積西厓到省則以余疾書必命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如
風兩筆不停寫文不加點雖咨奏之文亦然真奇才也漢陰白
沙其亞也金荷潭曰柳西厓自少文章學行為一世所推壬辰

亂後以首相當國拮据經營焦心竭誠凡可以利國家不顧人
言創立都監通融軍籍改定貢案至今賴之激濁揚清稍存形
跡卒以此為奸人所譏去國歸安東舊庄家食十載而卒朝野
惜之然素性謙退言語溫恭未嘗失色於人故必骨鯁風責脩
君子不能無恨焉○呂祐吉等回自日本李德馨送祐吉詩曰
臣子未渝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既到倭人以金盤感糞以
金灑之奉以進之慶遲以真金也以手掬之穢物滿手倭人絕
倒其取侮多類此自是馬島閉市不絕嗚呼東方三千里封疆
百萬億生灵嘗被仁聖之化禮義不讓於中華富強可并於列
國誠能善治甲兵增築城池內為鞏固難撥之基外示凜然不
犯之勢則犀利驍健雖不足以長驅賊境險阻高深亦可以捍
禦外侮我朝立國幾三百年而文恬武嬉修攘無方朝廷之上

只以黨同伐異為務士大夫之志惟以富貴利祿為榮且夫誤情詩酒弛廢職業了不介意隣國之眈眈及其賊情已露而詎無施之敵兵已到而莫能制遏廟堂推攘聚首涕泣徒以檀公之走為謀國之妙策若非宣祖大王至誠事大神宗皇帝極力極溺存亡則海東一隅咸齒毒刃而無子遺化為禽獸而左其袵矣民到于今幼者壯而壯者死牖內保首領生者鑿以飲耕以食其莫非天地覆幬之澤而顧不為自修自強以圖善後之策東和不能保全一國至於椽島之險阨錦州之堅固以虜騎雲屯風驟之勢終不敢飛渡天垣者殆將三十餘年而乃用我精砲驅我悍卒一朝芟滅而燕京為之不保則是誰之咎也此雖出於事勢之不得自由而究厥所為則天朝動天下之兵為外藩受

弊發武庫秘法鍊海外兵甲適足以自禍而環東土數千里禮義之邦胥陷於無父無君之罪田橫一壯士耳猶守義不辱魯連一辨士耳欲蹈海而死則堂堂大國豈無守義蹈海之烈士哉言念及此髮指眦裂也海東通民識○十月彗星見三台之間踰月乃滅上不豫已屢月彗星出紫微垣自上台歷中台至下台上今日官攷諸徵應有司以玉體不豫至國有喪一歎刪而不啓上謂左右曰是咎徵將在寡躬予殆不起矣明年上昇遐領相柳永慶賜死左相許瑄削黜右相韓應寅罷免於野譚○宣廟違豫中親畫竹簇巖上玉竹老經風霜摧折枯槁之狀而一惡竹自玉竹傍所抽之枝葉茂長節過寸廣占盤石屈曲盤結之狀一嫩芽自石上玉竹正幹中抽出穉軟葉雖未吐盛縹緲正筍已有干天弄月之氣像也一日引見鰲城漢陰柳永慶

李弘老等示之皆不曉聖意但頓首稱神而永慶俛首無言弘老獨有愁慘之態頻頻灑涕上引弘老八卦內弘老復哀痛曰臣不忍見殿下今日情境也蓋上以王竹自况以惡竹比光海正筍比永昌也光海即位永慶弘老俱被極律丁戌錄一日諸王子駙馬同詣問安宣廟手書益威狗矢四字出示曰爾等鮮見乎諸人相顧不能對命還入又嘗從容教曰昨日世子來予於病中無聊欲見其草書給筆紙再三使書而終不書人子悅親之道無所不用是有何意而然耶有多少未安之教及退一人直往柳自新家具言傳教之說使達于東宮他日詣東宮東宮引接饋酒屏人問曰頃日問安時有何下教耶余對曰雖有下教既無轉達東宮之教且凡人父子間傳言所不敢為况夫王家乎邸下若已聞之則只當益致誠孝而不必聞知煩人聽聞

光海甚恨之蓋伊時宣廟已有不足光海之意而名位已定趨趨不能決也海嵩尉懷思錄上自兵難以來憂勞成疾又廢視朝中宮

手書諛教下賓廳諭以傳位世子之意領相柳永慶密啓防之揮斥大臣使不得預聞時永昌生終數歲光海在東宮昏憤自用上知其將不克負荷有易樹之意故永慶承順上意以防傳

位之教荷澤錄○大提學黃廷彧卒廷彧字景文号芝川光國勳封長溪官判樞七十六

歲而卒舊例宗廟祝當國恤則書以哀子公疏曰宗廟之祭鍾鼓鏗鏘而殿下自稱以哀則是以新喪事列聖也遂改稱以孝奉使下宗系呈文禮部禮書于慎行極稱好文字奏請改正謄示會典設紅氈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使還上喜賜御衣田民加嘉善辛卯遭彈居永平壬辰護順和王子入北至鐵原傳檄八路有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足食奸臣首倡行蜀國忠

之頭可懸入北為鞫景仁所執與王子拘清正營清正請王子狀
聞行朝曰本國方倚平行長媾和若獨與我媾則便可解歸不
者關伯殿下領兵渡海魚肉朝鮮矣王子使公子赫依伊言執
筆為辭潛以蠟書俱盡賊情為真假本體使柳成龍挾檄文之
憾乃去真本謄寫偽狀竄吉州栴棘嶺于理山後蒙放令任便
居生十餘年上眷未替時賜食物遣醫視疾上箋謝曰長安北
望幸近天日之光清渭東流益注終南之應見者謂一字一涕
丁未卒于露梁之僑舍沈潛經籍禮學精密李栗谷雅重公文
學評陽國朝以來詩家曰黃某之詩發於經學重以自得義理
之文當與佔俾并馳餘人不可及光海壬子憚為仇人申慄所
搆家覆其文集亦被搜入禁中後中貴人以内紙與人糊襜文
集亦在其中公之婿李鳳山郁厚源購以藏之得刊行仁孝兩

朝復官贈職

申戊

四十一年前叅判鄭仁弘上疏論柳永慶之罪仁弘在嶺南陳
疏大槩以謀危東宮斥永慶至引史彌遠擅廢濟王琬事以方之
并斥大臣被逐大諫不論之罪屢百言不踏啓字而下柳永慶
上疏自明荅曰仁弘之疏有如失性人臣豈忍以退舊君為能
事等教李挺元又上疏請治永慶謀危東宮之罪荅曰誰教爾
為此疏天日在上直指無隱脩忘記鄭仁弘欲令世子速受傳
位諸侯之子必受天子命方可謂世子今世子未受冊封一朝
遽受傳位萬一天朝詰之曰汝國所為世子天朝未許封而汝
王私自傳位汝王之職亦天子之職非汝王之所自擅世子何
敢自受之無乃中間有所以然之故耶橫加不測之名於世子
而詰問則大臣將何以結末耶予則特因一身之問欲退而大

臣謀國豈可不為周遍而但以許退舊君為不忍而已乎今因
仁弘之疏上而予心不安夜不能寢晝則食不下咽而大臣臺
諫皆不安其職可謂無前之大廢政院知悉○命嶺南_{仁弘}疏_下
獄鄭仁弘李爾瞻李慶全等_{遠竄}甲_{仁弘}嶺南_遠大司諫李欽
元等論慶全爾瞻等作此構捏之言通于仁弘使之上疏並請
遠竄依啓時北方報警為定武科以上年十二月開場而嶺南
士子持仁弘疏連日爭呈自致紛擾退定科期三司皆承永慶
意交章下論玉堂劄略曰永慶_{七年}為失志者所疾始焉載寧
之獄中焉聖壁之傍終焉藥房之事竟不得售今又拈出啓辭
中一端做作無根之說傳播中外假仁弘之手陰試鬼域之謀
又嗾挺元輩表裡相應傳播南中語涉君父此實無君叛逆之
罪也况四方舉子雲集京師而一自凶疏之入氣像愁慘科期

再退多士暴露臣恐土崩瓦解之漸非朝即夕也鄭蘊_{仁弘}門人救

仁弘極言永慶之罪○二月初一日上昇遐于皇華防行宮在

位四十一年春秋五十七葬_{國朝事}穆陵_{記曰}上_暴荒_荷潭_曰李_爽元_啓未

_{下是日上進御糲飯暴斃中外皆}是日李_爽元_請李_暉李_挺元

鄭造等啓事未下明日乃別試開場試官_解招_詣闕_忽自_內傳

言上疾危重承旨等蒼黃詣差備門御醫許浚出曰上候危急

大臣皆至_{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祐尹承勳柳永慶沈喜壽許頊}

永慶以嶺_疏請罪出城故最後至共入聽遺教上當門而卧加

龍袍拖玉帶於上氣絕已久大臣以次出舉哀就賓廳張燭而

坐承傳色金鳳以大妃命來傳一封書曰去冬上疾危急時所

封書也外面書遺世子內則曰視同氣如予在時人有讒之者

慎勿聽之敢以此託之既入而又以書封來外面書柳韓申許

朴徐韓柳永慶韓應寅中欽許箴內則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
若隕淵谷今忽得大病修短有數死生有命如晝夜之必然夫
復何恨但大君幼穉未及見長成以此耿二耳予百歲後人心
難測萬一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此亦去冬所
奉云旋即封入仁弘爾瞻謂遺教非先王御筆乃大妃使閱希
審偽造而七臣為之保護獻納柳活首劾在遺教者削版後又
鞠問遠竄西平○初二日世子即位典翰崔有源受王妃凡柳
希奮風旨倡即日即位之論率同僚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不可
再三請至引宋理宗故事大臣命考宗錄惟成宗即日即位而
睿宗子齊安大君瑱幼貞熹王后擇賢而立成宗有凡月山大
君故即日即位與今時勢不同而大臣莫敢違申時世子具冕
服即位于西廳百官具朝服呼千歲舞蹈而出既成服亮山君

李軸上疏請永慶罪嶺南金應成姜遴等繼之臺諫論罷永慶
放仁弘爾瞻慶全等從之荷潭又曰北海久在春宮上察其昏庸有易樹之意外人不能知以為賢
故憤疾永慶爾瞻等遠竄命下後不即發向配所徘徊逗留於近畿
非久宣廟昇遐而即召還罷任渠以竄謫罪人何敢偃然不赴
配所而有顧望之意又何知宣廟之非久陟方而將有召命也
哉此所以當時有藥飯之疑也同上疾危重人心疑懼皆疑臨
海有不測兵判朴承宗請以都監軍扈衛上下密符命招大臣
時原任大臣皆起出上下傳位東宮之教永慶與左右相回啓有
也諸大臣皆起出上下傳位東宮之教永慶與左右相回啓有
今茲傳教出於羣情之外等語一國共知永慶有二心前在癸
卯秋上在海州下傳位之教尹斗壽等防啓有案出羣情之外
之語而不為訝今為永慶罪者時勢不同而然也同上卒哭

後百官仍縗服五禮儀大王喪卒哭後玉色團領烏帽角帶而
宣廟喪因廷議卒哭後百官縗服小祥後練服終三年芝峯類說○
國恤時軍丁八千例徵諸道禮判李廷龜達白自今為始調用
防民○王剛毅果斷恭儉慈仁誠孝出天英智過人迎詔拜表
望闕之禮必肅敬將事封進方物必自點視情物少歛則此使
還不能安於心對羣臣一則曰皇恩二則曰皇恩瞻載之誠不啻
孝子之慕父母天朝文武之前後出來上自元戎下至軍丁無不
殫誠致款性儉約不善紛華食不重味衣裳瀚濯喪亂之後尤
以縞素為質宮中粒食不令遺地行中失御弓有司捕拾遺者
或法之王曰既已失之必有得之者命釋之謹守成憲不喜紛
更禮遇臺諫務加優容愛用人才各稱其兪尤重儒術曲加保
全觀書十行俱下一覽皆記萬機之暇凝神靜坐玩心高明嘗

曰存心有要日用之間事物之來千頭萬緒交接於前必廓然
大公順而應之不以動吾中然後當靜而靜當動而動此先儒
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不然邪思妄念有如雲興則雖欲靜之
不可得也

朝野會通卷之十七

朝野會通卷之十八

光海紀君名暉宣廟第二子母恭嬪金氏 居位十五年廢夫
人柳氏籍文化領敦自新女領相希喬妹

壬辰之亂朝臣請立世子以係人心而第一子臨海君瑋狂悖
故立二字光海君瑋癸巳還都後屢遣使請封而禮部以越次
不許辛丑冬禮曹復請遣使宣廟以為壺位久虛而不請冊妃
先為此請何也懿仁上仙已經年故也朝廷始知上意不屬於
光海宣廟以戊申二月初一日昇遐而光海以初二日即位○
十二日三司告臨海君瑋謀叛典翰崔有源掌令尹謙持平閔
德男後改營男獻納尹孝全正言李士慶任章啓曰臨海君瑋私藏
軍器陰養死士自上年大行大王違豫之時締結名將石集武
士潛圖不軌及至賓天之日未發喪前公然出去其第移時始

為奔入顯有指揮兵家之狀今在咫尺之地托以營造鐵椎環
刀裹以空石多數入之不測之禍迫在朝夕請沅之絕島答曰
予凡豈有如此之理諸大臣商議善處諸大臣請沅絕島終始
保全初命黜于閔外因西司再啓李山海請沅珍島未及中道
李德馨李恒福等議喬桐亦絕島無閔遠近即遣宣傳官移置
喬桐竒自獻請送其衣服妻妾使之相依為生傳曰施行○以
李元翼為領議政李恒福沈喜壽為左右相召還鄭仁弘李慶
全李爾瞻安置柳永慶慶興金大來慶源李弘老濟州李欵元
巨濟成俊耆南海○鞫臨海獄于連人因臺啓諸大臣將鞫高
彦伯朴名賢等及宮奴於軍冠寺李元翼曰謀逆大故也必須
告者與被告兩造俱備今三司察告慶三司雖不可致詰椎釘
裹入闕門時守門將必有見者即速問將卒皆曰椎釘非小物

吾等亦有目入門時豈不見乎臺廳請寤治光海曰此獄不必
問外人鐵椎大釘宮中或有見之者彦伯名賢閔詵道楊鶴接西
興君鴻山君守山守雲原正等皆杖死武人河大謙以臨海妻
族獨誣服獄成臺諫請正臨海之罪明年死于喬桐人皆疑縣
監李稷毒殺而不敢言初李判書顯英為縣監爾瞻諷以潛除
之意李色變不應爾瞻嘆其徒劾其不
謹守衛代以三月大司憲鄭述上疏曰殿下同氣中與之同胎者只
有臨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殿下至懷有所不忍獄
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核法不必盡施寧有不經之
失而臨海蒙不死之貸則文帝之尺布斗粟不復謠於今日矣光
海不能答亦不能罪臨海之不即殺亦由於此云領議政李元
翼五度呈辭後劄子曰獄起於至親之間息義魚盡必有定見
倘非自上因求罪情因情議罪開闔於常格之外則無辜之人

不免陷於刑獄刑杖一加終無生理豈不惻然○以鄭仁弘擢拜漢城判尹仁弘初言居昌縣監金挺三偶示邸報故陳疏而已西李有如風馬牛及錄其切乃曰與李山海爾瞻朴槿李惺等相議陳疏并論其勲曰定運初爾瞻惺使惺弟惺見鄭經世極言永慶謀危東宮壯請疏論其罪人貽書勸之經世荅之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惺遂說仁弘而為之仁弘初以爾瞻等不與其疏引而自高欲其名之重也後以同議為之吐其寀者欲其功之錄也獻納任充啓論李德馨緩於討逆且曰為宗社忘死生惟仁弘一人而已○右議政沈喜壽劄曰全息之說盡於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鄭述諸臣忠義之章嗚呼人臣事君當以大舜待象之道望之吾君豈敢以漢文以下為法也○執義李慶全等首發臨海按律之啓○四月司諫趙廷立上疏曰殿下之

於大妃殿以義處息伏願鑑前代至親率隔之變盡其誠孝極其歡愛使詭說無從相間以親兩宮焉兄弟者同受父母之氣一體而分恩愛之切豈間彼我間或有勢位相逼嫌怨日積則凶謀或逞雖大舜周公之聖有所不免然骨肉之愛處之極難息亦不可傷義亦不可廢叅商恩義斷以至公勿以一毫私意較計其間善處同氣之度焉○執義崔有源啓曰徃在二月李德馨再遣李貴于諫官尹孝先極言臨海陰有異志三司之啓實由德馨而及其啓下變其辭說殆若全不聞知其為心術深可惡也○太學儒生李德基等疏李槩等一百五十餘人疏請辨成渾被誣荅曰先朝已定之論今難輕議校理崔起南又疏辨之湖南儒生高敬履上疏曰金宏弼鄭汝昌倡之於前趙光祖李滉繼之於後得四賢之道者成渾其人也云云兩司啓高

敬履疏只舉四賢削去李彥迪而繼之以成渾悖妄甚矣永樂年間饒州人上疏斥瀛閩諸賢焚其書而斥之今依此例下其疏于太學使之燒火以示去說息邪答曰依啓太學儒生鄭世美上疏繼兩司斥李彥等湖南儒生朴濬哲等八十餘人上疏辨高敬履有曰成渾之取正者李滉而李滉之所尊尚者李彥迪也欲故成渾而斥彥迪是猶沃其葉而斧其根也○告訃使李好閔等在北京差通事賈送禮部咨曰臣民咸已推戴事在彼國難以遙斷移咨該國會集通國臣民公議商確明白具奏一面移文遼鎮即差負役往該國詳查臣民推戴宗跡具本奏來然後會議定奪因此王大批金氏據文武耆老宗室及敬班儒生軍民等聯名狀啓具奏文一本身差李必祿兼程馳赴領議政李元翼等會同文職陪臣海平府院君尹根壽等三百九

十五負武職陪臣知訓鍊事李時言等四百五十六負宗班定逸君諱等二百五十五負散班陪臣李成祿等一千二百餘負成均生負申得淵等九百八十禁軍內禁衛金季玉等三百二十六兼司僕高應祿等四千三十東部軍民朴萬同等二千二百西部軍民林順得等三千五百南部軍民李寶等四千一百十三北部軍民許億信等一千一百一十具奏以聞兩司啓使臣應對亦多失辭其曰長子風癱守在喪次又曰業已退讓云請李好閔等拿翰特遣大臣備陳宗狀○天朝自在州知州萬爰民遼東都司嚴一魁出來百官各班及城中士庶出郊呈文歷陳臨海罪惡及主上賢德光海接見差官于南別宮差官稱聖旨要見臨海督之不已光海以面賢正君位為大不可崔有源鄭仁弘爭之以決不可許見大臣皆謂若不許見違逆聖旨必有

大患相爭屢日臨海自喬桐乘艇來到差官見于楊花渡臨海
曲為病狂之態作惡之事亦自引罪即日還送配所差官發回
光海以銀釵厚賂差官宣廟朝請改宗系朝議欲試用賂譯官
洪純彥曰外國事勢與中國不同若開此路其流之弊至於國
斃而後已宗系之成差遲數年何傷遂不許賂純彥之言至今
而驗始開賂門自此事雖些少譯古輩慙患其間非賂不成華
使東來亦以我國為貨窟矣鄭仁弘請斬臨海頭以示查官急
遣禁府都事即其查官所見處拿置使臣使知失對之罪○遣
李德馨等奉王大妃奏文乞亟降明旨丹封嗣子○領議政李
元翼乞免劄曰歷代王室至親之謀逆事發者必以按律爭之
或以貸死而請之按律之事欲舉邦家之常典也貸死之請欲
成君父之美德二者雖各有主而要之皆不肯於事理然而按

律貸死出於各人之說則可一人兩說則不幾於變幻無論乎
臣曾以貸死之意及於劄中臣今忝在首相欲為按律之論則
前後異辭乃欲默口而已則廢朝廷公議請命連職於是左議政李
恒福右議政沈喜壽連章乞免遂皆呈辭○三司以臨海按律
事迹日連啓宗室順寧君景倫等三十五人鵝城府院君李山
海等六十六員請臨海按律○以鄭昌行為吏曹判書成泳以
永慶之黨被彈罷李元翼以李光庭金晬李廷龜摠薦命加望
以申欽薦入又命加望光海意在昌行昌行王妃表叔也元翼
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行薦之昌行遂為吏判物議譁
然外戚之權始盛大邱府使鄭經世應旨疏極言初政之失至
曰其人不與則命使加望其人又不與則又命加望必得其人
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殿下之叅入已意任情低仰至此而甚

矣又言某人以定策自居而其子為某官海山某人以調護自任而令其身為某官敵近來除拜不公自邊將守令皆有定價至先王末年而極矣正言鄭弘翼又以加薦為相臣之失職任充窺上意欲迎合時好至曰人主用人三賢無方經世徒昫題目之好以為擊去之罪經世坐罷洪可臣疏論充迎合妬賢之計光海責以偏黨充尤揚揚自得其避辭至曰經世倡之前弘翼和之後可臣按劔而起等語遂拜銓郎人皆唾鄙○以鄭仁弘陞拜右贊成仁弘上劄曰臣頃將使臣誣罔之罪大臣護黨之請全息之失而乃以崇秩處臣於大臣地嫌勢逼前後所言侵及已多形跡如此自今不能為國家言大臣之失云云三公皆不安其位連日呈病李恒福上劄曰伏以乞退非臣心也雖曰非其心臣非欲貪榮而苟冒也為膠固計也只以今時則不可

故姑此逡巡欲有所待乃決去矣則優遊黃閣不過為時月間客耳坐此不敏益速官謗至于今日心跡逆施標榜爽察平生愛君之誠反為後君之惡夫掠上美為私息是臣掩君也在春秋為無將有犯于是臣義謂何殿下視臣宣市息賊義者耶凡執迹而議罪者當先究其私慮所發源處故曰原情今不識始言全息者其慙然之端何自而生乎為君上歎為罪人歎今而曰云云則息之所歸其終奈何有臣如此尸諸市猶輕而前後聖諭曲譬而兩全之臣以是益知益知殿下決不以是為然也今而後臣乃得生矣臣嘗讀古書公三宥之不待走出者有司之職也使人追之雖然必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此事而曰臣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臣讀書至此曰此足以斷王族大辟也後見漢史劉張之反張蒼馮敬請論如法袁盎諫載輜車

異時蒼之賢過盜遠甚而至議淮南之獄二人寬猛若是我宣宗
皇帝即位之元年漢王發兵反親征擒之羣臣請正典刑上不
允後觀皇朝子集中碑誌其時有為尚書者勸帝勿誅終致逍
遙城勾上仆地之變其為尚書者猶無恙在官不以為罪臣偶
見二事意謂即將尚書猶如此况不為即將者宜無所拘忌適
仍獻議略陳愚見始言自以為忠不悟更以為罪至於周公之
處廢亦有區區嫌疑有所不避未可以淺俗之見窺之之語則
臣之所嘗講及者也九原難作臣莫由承顏稟質今何敢逆探
其千載之微意遽定為難稽之舊典乎雖然已事難追即事可
虞以殿下聰明睿智其於三臣者之狼狽必以燭照而計數矣
其身雖在位其勢已去其罪已誅然且牛維馬繫必欲待柱然
後惠文彈治而不饒者非殿下之心也不然而循常習謬必令

一呈再呈至於十數如計朔遷官之為然後始許乃退以示繼
繼之意又非所以處今日之勢也不出此者而相持引日居必
退之勢待必罪之日臣身不暇顧計於國何利焉今兩殿愆和
三揖懷憂二邊多擾百務稽滯臣獨以敢稱病有罪無罪罪案
萬死然非臣罪勢不得不爾也伏願亟許罷免以快公議荅曰
息法之意并行無妨前後勤諭意案在此鄭仁弘遂辭歸獻納
任充啓曰國事峴岬百孔子瘡有如大厦將傾面面皆風一介
山人亦不得安其位今之國事可謂殆乎岌岌○九月柳永慶
等賜死兩司合啓三公二品以上廷請依允永慶使之自盡金
大來李弘老賜死兩司請告廟頒赦○宗廟重修告成陳賀須赦○廣州
牧使申應榘上疏訟成渾之寃曰臣謹按頃年論者攻渾之說一則曰黨
奸二則曰遺君其他罪目不一而足臣請一、細剖以白其被誣之案狀

焉渾於先王朝荐被不世之遇士大夫苟非媚嫉之人則無論
彼此無不向風尊慕而一自癸未伸赦李珣之後大忤時論疵
謗蜂起雖然渾之所以得黨奸之罪者無他焉謂鄭澈搆殺崔
永慶而謂渾與澈相親故也請以永慶獄事明之當逆獄之起
逆子王男招曰有吉三峰者為魁厥後逆黨朴延齡等曰非吉
三峰乃崔三峰也於是物色大索不得其人因有飛語傳播都
下指永慶為三峰時渾被徵至京聞之大驚曰安有永慶為逆
之理而有此無理之言乎目渾之言不復致疑於永慶者多矣
其時黃慎以渾門人力止諫院之論者亦以渾言為重故也明
年庚寅因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永慶竟至連獄是時渾已還
鄉而聞其被逮貽書鄭澈感稱永慶清修孝友之行使之力故
蓋其時澈為委官故也渾之子文濬痛父被誣闕家中故紙得

家書及與人往復書札則非但為永慶痛歎不已至如士人之
連累如鄭彦信柳夢井尹起莘曹大中之類莫不驚恟而稱寃又
有疏草其略曰臣竊見前史治叛逆親黨之人用律未嘗皆同
而以不多及士大夫為貴今之與賊深交者苟非忝逆則削職
閑住足以省愆律以流竄不已重乎况平日相知豈可盡罪之
乎鄭彦信位登三司任以股肱而一朝下之牢獄身親三木係
頸繫手上下都市之間堂階不尊臣竊恥之云云其疏將上而
適彥信等已為決慶故不為果上者也其他書籍可為證者多而
獨舉此疏草者疏雖未上實獻芹之餘意非若與人私書之比
故也澈於引對之日以永慶孝友氣節陳達而匿名詩推問時
亦為之故解澈與永慶素昧平生而有此伸赦者豈非渾移書
請赦之故也是以甲午間論鄭澈之時猶不直謂之搆殺乃以

陽為故解陰實搆陷為言矣至於壬寅間則又以此說移用於
渾又以不能上章救解為渾之咎是亦期渾之重而反不思事
理者也其時渾被召入京數月旅邸未得一接天顏力疾陳說
亦未蒙採納至於退歸田間則馳書委官亦足見其心曲矣何
敢不顧在我可言與否而冒陳出位之章乎鄭澈既適之後李
潑八十之母十歲之兒亦斃杖下其為痛寃道路皆言而其時
推官亦不能引法而救之况如渾既非接獄之官又非在朝之
人而獨以不能上章為渾之罪不亦過乎至於澈得搆殺之名
而渾不以為疑者亦有其由澈之火也孝友清介渾與之同里
相善晚年雖有酒色之失而亦非大故保全交道已丑之變以
形跡嫌疑之人遽膺治獄之任而不能鎮定浮論且於鞫問之
際大失人心然發生之初澈與渾書專以救士大夫之禍為言

與潑仇隙國人所知而力為救解定配北道因賊亂中道拿還
將不得免死則見渾流涕為之傷歎鄭彥信賜死命下之日推
鞫諸臣噤不敢出一言澈倡為回啓陳祖宗除反逆外未嘗殺
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導之遂得減死渾安得以此為
非其情而不之信乎以此為黨奸非其情也至於壬辰未及迎
謁扈從之故則其時黨禍大作渾以待罪田里之人不敢自詣
闕下及乎西行之日事出倉卒故都下臣民家在僻巷者亦多
不及知况家在京城百里者哉是日坡州官倉黃顛倒未及號
召遠村只舉近里士民草草進供而罷渾之所居則罪州治三
十里大駕已過臨津之後始得聞之又聞撤去舟楫不通津涉
人皆避賊鄉里皆空渾乃羸疾移入峽中大駕留松京非渾所
料渾家之僻在山中人所共知平心觀之則不過事勢之然也

論者乃曰乘輿咫尺過廬而避而不出至目之以遺君天下寧有聞君播越過其廬而避而不出者乎宋之人情萬萬不近以義理言之人臣出處去就何常惟義之歸王蠋既退畫邑江萬里既歸饒州則皆不赴難而死於其所何必執羈勒而後為忠乎况朱子有言兩魏之分見徵之士則固已不在其位則不幸而立乎其位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以此觀之退去之臣與在位者分義似不能無別恐不可以初不赴難為渾之罪也又曰王蠋萬里則死矣渾亦死乎是又不然齊室既亂燕圍來迫宋籙告訖元兵又逼則無可往矣不死而何壬辰則異於是吾君尚在國籙猶存又無燕將之迫元兵之逼則揆之以義其可死乎其可不死乎使王蠋萬里當渾之時必不死矣渾自少痼疾添得病患方寓朔寧適於此時殿下往伊川下

書召之渾病不即赴數日小差拜疾登道而殿下令渾主朔寧義兵不得已中路而返未幾又有召命渾行到安峽賊襲伊川殿下急移成川命與李廷馨協力募兵然則渾之不赴前後者皆以殿下有募兵之令故也而言者以為宣召勤息而終不來者亦不誣乎九月又有召命乃始赴召十月八成川陳達殿下請八大朝而翌日獐峙癢報粹至殿下移向安州渾亦隨到殿下始定龍岡之計渾則西入然則渾之請入大朝實在成川癢報未至之前然則言者乃曰以龍岡之近賊而徑向義州不亦誣乎然則所謂遺君不但大不近情不知其時事迹妄論誣詆至於如此誠不足辨也渾平生進退不苟未嘗無召命而自至設令己丑之癢召命不再則必不敢出也成川之住召命不至則必不敢赴矣既赴殿下之召則奔閣大朝乃其情勢不容已者

論者乃謂己丑則托以赴急不待君命徑入城中壬辰則窮迫無依然後方詣行在其言之無理至此而極矣論者又曰交結戚畹藉其權勢以為拔身之地所謂戚畹指沈義謙也義謙自儒生往來名賢之門常訪渾之父守琛於坡州渾目與相知李滉諸賢亦且容接則與義謙相知何足為咎渾以賢父之子守道林泉聲望特達舉朝交薦此果籍義謙而發身者乎渾平生蹤跡未嘗妄到城市而其被召至京乃義謙失勢已久之後則所謂締結戚畹者未知何所據而云也論者又曰逆賊之得一時重名皆由渾之夤緣吹噓而獨免夫交結逆賊之罪蓋當初逆賊乘官啟鄉以讀書為名來訪學問於李珣成渾珣渾病其氣麤而取其乘官讀書稱許於士林間此則珣渾好學故逆賊以學問欺之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李珣未死則至比於未熟底

孔子及珣之沒時論大變攻珣者得利故逆賊乃變譽珣之說巧作攻珣之語并與渾極其醜詆先王洞燭其情態乃下邪怨之故昔邢怨師二程既而反之至發斬作萬段臣亦不救之言當時夤緣之罪未知二程當之乎論者又曰渾托迹山林聚合門徒日與浮薄之徒論議時政是非人物此是宋朝余嘉謨構陷朱子已卯充貞綱打諸賢之說也豈知聖明之世復出此言乎然而成渾定罪之日特命削去構殺永慶中育逆賊等語渾之受知先王不可謂不深矣臣於渾則師弟也於殿下則君臣也師生之義雖重君臣之分至嚴阿其所好飾說欺君臣不為也渾門人叅奉裴弘重疏卞前縣監韓嶠上疏曰壬辰之變西幸一事極是秘密而民間或有傳說渾送伴京城為之探問渾知舊有以其時關門所揭親率六師之教贍書送之渾執之泣更

不以西幸為意至於其日車駕朝出都門夕渡臨津渾居幾二十里何能及至而迎謁乎大駕方御臨陣問安在李弘老手指上流南岸村舍曰此是渾舍上曰何不來謁弘老曰當此時何肯來謁此則長湍品官南應時以水刺監官伏上前親聞而向臣歷陳者也弘老聞渾承召成川則曰成渾負一世重望而先入成川一時人心將歸小朝奔聞義州則曰成渾之來必是為小朝也弘老所以離間兩官者如此臣聞之則渾默然良久略言弘老捏誣之罪而竟以遺君為案豈非讒者之故○領議政李元翼請行大同法其法每春秋逐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輸於京倉以時俵給各司私主人使自貿納上供諸物市估高下而優剩其數使私主人亦得以自資此外不許尺布升粟加徵民戶以革防納十倍之弊王命先施畿甸巨室豪民皆失大

利百官沮撓王屢欲罷而小民補便故行之仁廟反正初元翼以首相請通行此法于八道以浮議止本朝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或補燕山所初而成慵齋言成廟朝所始為橫者則亦非燕山矣李文成欲裁革而未遂甲午柳西厓當國始減損更定至是遂設宣惠廳○宣廟戊申朔江原廳○仁廟甲子朔湖西廳歷代摠目孝宗辛卯行于湖西一結收米十二斗以供京外之用○孝廟戊戌設湖南廳一云壬辰丁酉設嶺南廳湖南收米十三斗圻甸收米十二斗大同法李元翼始行於圻輔後二十年權吉川吟觀察湖西取元翼之意平正一道田役出入制為絜法事未卒行籍而蔽之後二十年戊寅金潛谷增按是道發視其籍而歎曰活民之道不外是矣入朝未幾際遇孝宗遂設大同廳李延城時昉亦為叅畫通計一道田案無問邑之大小惟視結數多寡每結出米十斗

山僻縣準米布委輸於京師湖西憲惠碑文大同之初設也相
 臣金墉為定式規例米則可食而已綿布則其細五升長三十
 五尺云而下送見樣於各邑矣後來漸失其舊米則至白玉布
 則年增歲加細至於八升長至於四十五尺左菴集○仁廟已巳
 設賑恤廳國初初賑恤廳自備局句管肅廟丙寅移屬宣惠廳
續大典肅廟丁巳初常平廳孝宗廟李白江敬輿為首相以圻輔
 國家根本而大創於北使供頓之役遂建議歲取諸道耗穀三
 分之一輸於京倉名曰常平又取他財穀以益之以供四站支
 頓之役一鷄一魚皆自官辦出_{息菴集}不以頓民民以為便白軒年譜
仁廟丙寅右相李景奭○均役廳英廟壬申初設屬宣惠廳
爽設置以備水旱請元年三月帝遣行人熊化賜王謚因致祭賻熊化之來有一朝
 臣謂宜慎火及天使入京平壤城中失火燒廬舍千餘家大同

門樓亦毀開城府連燒數百家按南宋時有熊至城下人言熊
 於字為能火宜慎火果延燒民舍十七八大明弘治間熊入京
 師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今所言皆本此○置分戶曹亂後財
 賦既縮經費日廣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奪於市民甚怨苦熊使
 之來李恒福李德馨建議初分戶曹凡詔使支供之物預為措
 備以用外方市民甚稱便黃秋浦年譜
 二年追崇所生恭嬪金氏祔廟光海命追崇所生母金氏禮判
 李廷龜啓曰今欲遵古例則考仲子之宮婦成風之禮皆見譏
 於春秋欲倣古事則漢唐宋諸君各有追崇之舉皆拘於母以
 子貴之說而朱子綱目皆著貶辭而皇朝孝宗追崇生母紀氏
 為昭穆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此政時王之制而臣等之意只
 仍本意則似非追崇之實上并母后則必貽貳尊之譏我國生

殿則補妃上仙則補后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為妃以
示稍降之別而加徽補別廟享禮極其隆盛其他節目并依奉
母殿故事李恒福議就本號本品別立殊補加以徽號祭用時
膳官供其需李德馨尹承勳韓應寅議與該曹同主遂追尊為
后別祀奉慈殿祭依原廟謚曰恭聖陵曰成陵○設戶牌都監自大臣百
官下至儒生公私賤各佩其牌書姓名年歲居住役名失牌則
受贖改出無則極罪私造者斬蓋使民不得逃亡免役也令各
道各邑定限督促民不堪苦越三年壬子還停只括成丹中白
徒充軍保吏緣為奸罔有紀極○九月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
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
廟四賢從祀之請自庚午始及李滉沒後多士之請益切積三
十九年而宣廟重其事未之許至是兩司及館學鄉儒相繼疏

請詢于大臣允其請親行釋菜于先聖從事五賢于兩廡鄭仁
弘憤李彥迪李滉之短其師曹植上疏誣詆太學掌議金墳劄
仁弘儒籍主怒命禁錮賴大臣赦免禮判李廷龜啓曰我國文
廟從祀與大明會典位號陸黜大相不類顏何荀况公伯寮蔡
冉劉向戴聖賈逵王甫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天朝今黜於廟蘧
伯玉林放鄭玄鄭重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今改祀於鄉而
我國仍在聖廟后蒼楊時王通歐陽修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
仁陳獻章則天朝增入從祀而我國則闕焉中樞申黨本是一
人家語史記五載其名誤為并祀天朝則今已革黨存根而我
國則未革焉蓋我國祀典只倣中朝正統元年刊正之制而至
嘉靖元年天朝始博攷典禮兼採程敏政丘濬等之論乃有釐
正陸黜之舉持我國未之行耳今大明會典既以釐正之制頒

布則今所當遵倣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臣等因竊尚論則馬融
為梁冀草奏殺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仙方
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
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甫汚身權奸背魏從晉何休解詁春秋
黜周王魯賈逵之傳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老莊戴淵之貪贓杜
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不宜坐享聖廡顏何秦冉俱無見出處
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天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僭經之
譏當魏晉潰裂之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等壇河
汾聳動天下亦間世之豪傑也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使程
周之學復明於世衛道之切不下程周胡瑗首倡體用之學大
闡學校之法及門之士無慮千餘人歐陽不獨忠義文章其學
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中其學取

為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初說禮數萬言令禮記之
書復傳於世天朝增祀得宜而我國則闕焉第其中蘧伯玉等
八人既無可祀之鄉今難遽議罷祀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未
免流於異端不可輕議增祀且天朝則補孔子以至聖先師補
四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
子皆稱先賢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皆用謚號封爵
夫子之謚唐開元始封文宣王胡元加以大成二字丘濬以為
孔子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不其然乎今依皇明之制為當
但七十子俱稱先儒而周程張朱則座在丘明之下并稱為儒
全宜稱以賢先陞於殿上似為合理請議大臣定奪依啓○太學
儒生金堉等三疏請伸成渾之寃○前叅奉崔弘宇上疏請伸
李潑李浩鄭介請柳夢井曹大中等○別試取字光業等十九

亥辛

人許奎削科許筠以行私竄是科朴承宗李爾瞻鄭造許筠曹倬為考官而朴自興朴承宗之子爾瞻之婿造之切隣許奎筠之姪曹浩倬之弟又有卞獻僧還俗也好事者為之語曰門中洞內之慶席山僧又何叅焉一時傳為禦眠之資筠獨以私情取姪定配咸悅奎仍臺啓削科時議之不公如此

三年十月昌德宮昌慶宮告成功光海奉大妃殿中殿世子移御新闕行世子嘉禮○十一月進豐呈于大妃殿○奉大妃還御貞陵洞行宮名曰慶運宮傳曰大妃殿移御貞陵洞行宮予不可獨在於此當奉大妃還移歲時更擇日未移於新闕云下情洵洵政院三司論執不允遂自昌德粹移慶運仍留大妃而獨還賓廳啓曰重建法宮端臨受賀太平之基始於今日自聞還御之命無不驚駭莫究所以蓋自移御之前閭巷相傳咸以

為不久還御及聞此命又咸以為還移之後必不御法宮不根之說若是喧傳前既偶然相符此後烏得無疑慈殿還移若因拘忌則往來問安豈至久曠請寢成命正言鄭蘊避嫌鏡城判官補外薦進吏郎趙有道先罷後推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劄曰得接朝報有正言鄭蘊避嫌後為先補外之命臣不勝驚嗟披衣而起撫衾而歎也臣於鄭蘊纔有數面之雅不知其所學如何及見此啓其言明白剴初見之不厭其多也臣再三嘉歎喜聖朝之得臺諫如此嶺南之出人才如此其所學之正如此不終日崇朝而有遠差斥逐之念臣之衰病薄劣不能為有無於聖朝惟備位勲府受國厚恩則有之與國同休戚則有之安得不為殿下驚歎之如此也廷臣之固請勿移者不過欲殿下重體貌萃人心嚴殿陛而絕內外也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殿下前後之教出於必欲移御之意而外間浪說又從而紛紜則臣不知蘊言果無理乎蘊之所論亦臣等之所嘗隨行而群請者也蘊既去則臣等亦何敢安於冒處乎請速臣職名保留言官李元翼亦劄救不聽○鄭仁弘以李彥迪李滉之短其師曹植上疏誣毀兩賢太學儒生李蔡等五百餘人上疏訟辨且削仁弘儒籍持平朴汝樛為其師仁弘訐啓之主大怒命戮出首倡削籍禁錮館儒引義空館左相李恒福曰此亡國之舉也陳劄極言仁弘詆斥先賢多士不可罪之且曰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劄得汝樛而罪益深○上尊號錄衛聖功廷臣以主監撫軍民佐成中興請上尊號即允之上號體天熙運峻德弘功命錄自成川至全州從行諸臣及奉廟社主進至之臣弭衛聖改玉後即削

子士

四年正月封王子璣為永昌大君○殺海州牧使崔沂時爾瞻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及南以恭被罪在海西鄭文翼以柳朴腹心居海州爾瞻使人投書海州因納一丹子曰以恭與朴柳蓄異謀文翼之名署首行而朝士多在丹中沂知其事杖殺告者投丹火中爾瞻大怒托以烽燧摘奸遣宣傳官俞世曾偵其事使臺諫請鞫沂死杖下論以逆追刑子有石輕有涵有泳壻柳燦皆死有石妻李德馨孫女痛夫之寃飲藥自死國人哀之沂字清源為韓績男所搆死是日韓子被馬蹠死人異之金清陰曰公不忍以一身名易士類之魚肉彘倫之戮滅確然秉志至死不寢當時但知哀公之寃死而實不知公之有功於明倫不在靖社諸公後也○四月殺前承旨黃赫等鳳山郡守申慄捕印信偽造罪人金濟世金益辰等覈治慄父純一卽爾瞻切族也

受甬瞻喉馳往鳳山脊以襜褕使自誣服乃以博士金直哉父
子緘及鄭經世丁好怨好悌崔有海等謀逆發告兵使柳公亮
馳啓監司尹昉獨言其胡亂不實狀主大怒以昉為護逆先罷
後推甬瞻請削職拿推直哉壬辰亂父子陷賊父為賊烹直哉
坐其側少無憾容以此為世所乘至是光海親鞫而所告人姓
名註誤無據判義禁朴東亮曰丁好怨之謀逆在某月云而其
時好怨赴京承旨洪瑞鳳曰臣為使臣好怨為書狀辭朝復命
月日可考濟世語塞改以好悌告之以此經世以下被逮者皆
免百緘等証引與黃赫連謀欲推戴晉陵君泰慶蓋赫女為順
和君夫人而泰慶為順和後也慄恐獄稍緩募得柳彭石者厚
饋酒肉係送王獄戎勿忘信黃謂信川謫居黃赫也彭石上京
直舉黃赫名以為逆魁赫與其孫裳孽子坤建皆被刑訊死其

妾轉春鶯奴婢皆陳厥主之寃枉無一人亂言者梁棟李好讓
申悅光山令等數十人皆出於金百緘招謫邊死甚多趙守倫
以書札往來被訊而卒正字李德洙定配柳公亮申慄及推官
皆錄功甬瞻之黨黃緣此獄論柳永慶李弘老謀危東宮之罪
見下以鄭仁弘李山海李甬瞻朴健李惺等并錄曰翼社捷實無
妻為主之外姑黃緣鄭經世親鞫時問文書中有松老抵書曰
交通而有功故得鄭經世親鞫時問文書中有松老抵書曰
士類滿獄吾欲死而無聞松老誰耶沈喜壽出班奏曰此臣之
書也兩司交章請罷允之金直哉百緘皇甫信承服正刑直哉
緣坐當刑供曰濟世亂引無辜百緘惡刑誣服吾以賊父當刑
而吾父子實無所犯杖二三度既稱子既承服賊父當死國家請吾
為謀逆可也不頂杖也主以為忿辭將加刑乃稱吾實謀逆率
黨千餘犯關而豈敢推戴他人欲清君側之惡奉主上長享安

樂之意也權聰又上變言仁嬪在先王末年謀危東宮定遠君
義昌君兄弟陳疏待命關珣聰以誣告杖斃守倫風字為童蒙教
官勸課訓誨嚴立規制進退揖讓皆有定儀四年如一日學徒
數百人赫字獨石廷或子廷或嘗出有飛矢着輜輳認矢刻申
慄也遂逮治之慄深啣之至是遂逞憾焉○柳永慶金大耋李弘
老退施典刑永慶子悅懔恒辭連直執獄皆拿鞫兩司合啓
永慶十罪又論大耋弘老附托永慶謀危東宮之罪并追刑三
子皆極刑孫全昌尉廷亮配湖南○全羅都事金時言初名減
死配鍾城時言為注書時有三司告變之說為忠洪道京試官
以視君如仇讎出題為務安增廣初試試官以四皓滅劉為論
題因儒生請改改以唐太宗命史直書為題聞者搆捏請拿鞫
命三省推鞫當斬以宥旨前事措稟主下嚴旨命減死定配○

殺詩人權鞫時王妃兄柳希奮等恃勢豪縱任叔英廷對讒切
考官沈喜壽排衆議置上第群小憾怒削其科兩司爭執自春
徂夏不得放榜至秋始得允鞫作宮柳詩以刺之曰宮柳青青
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廷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
諸柳入訴而無以為罪及壬子獄主得此詩於趙守倫家冊面遂
親鞫酷加刑訊左相李恒福前進流涕且拜且諫得減死配朔
方道死鞫字汝章佚宕豪放志蓋宇宙眼空一世凡世之富貴
榮利一無八於心惟以詩酒自娛一再入場屋復不屑也邂逅
鄭松江於謫路松江驚服曰吾今日見天上仙人此行豈不幸
哉為童蒙教官開門授徒或告當束帶謁禮曹鞫憮然曰此非
吾所能也遂謝去入去江華以白衣從儻顧天使宣廟命取其
詩常置案上嘗醉倒族人家主人蹙起曰文昌采矣鞫瞪目熟

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止則汝家亦止
斧鉞獨不到汝項耶柳默然而去人謂權之祿不專由於詩至是
治謫行東門外舍壁有書權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鞞見
勸之為權驚傷不已飲別酒醉卧翌日逝撤主家扉為尸床其
扉上有題曰正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終日醪
酹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時當三月主家墻外桃花半落且以
勸作權尤為巧合豈非前定乎其兄韜謫海南臨行有詩曰臣
罪如山死亦甘聖恩寬貸謫江南臨歧別有無窮恨慈母時年
八十三人間而悲之兄韜字草樓居湖西有大北一隊艇遊過
籬下請同遊韜往赴焉手攬坐客盤中餼給童奴曰此漢年幼
而能知孝養其母諸人惡其諷切欲罪之有緩之者曰既殺其
弟又殺其兄人將謂吾輩何僅得挽止其松都懷古詩曰雪月

前朝色寒鐘故國聲南樓愁獨立殘郭暮烟生官止主簿鞞贈
持平張谿谷曰石洲為人廣穎哆口踈眉目貌偉而氣豪言論磊
落動人間雜詼諧性嗜酒酒後語益放傲晚吟嘯風神散朗即
不待採紙落筆而凡形於口吻動於眉睫無非詩也蓋無往而
非天機也然天資甚高內行甚飭讀瀛洛諸書見解通明○術
人李懿信言漢都氣竭山童交河形勝宜建都主下其議李恒
福曰若曰山童國綱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綱歸咎山童
為山者豈不冤乎

丑癸

五年四月李爾瞻等噤死囚朴應犀獄中上廢告延興府院君
金悌男奉永昌大君璣謀不軌應犀故相淳妾子與徐羊甲妾益
子沈友英妾李耕俊子朴致仁妾忠子弘仁柳仁菴等作
窟駟江或補竹林七賢或補桃園結義是年春有一市井往東

兼質銀上來被殺于烏岑銀商之僕跟到韶江直告捕廳捉致承服罪當死爾瞻聞之乃先往捕將韓希吉家罄折趨拜曰見公之面多有福相不久必達大勲極可賀也夜令族人李義崇密誘應犀授以計從獄中上書告推戴永昌且引耕俊為製檄檄有真龍未起假孤先鳴真龍指永昌假孤喻光海云光海親鞫應犀納所書別紙略曰今春羊甲等打殺銀商得六七百金將以賂執政使鄭俠拜訓練大將散金帛交結壯士三百餘人蔡夜犯闕先犯大殿次犯東宮持國寶進大妃殿垂簾閉城擁立大君羊角自為頌議政而時日未定且未達於大妃大君云鄭俠又受爾瞻指亂招卿大夫及武士邊應星李廷龜黃慎金尚容金尚寓金光煜趙希逸趙緯韓沈光世李好讓崔起南李時益安袒林淑等辭連被逮遺教中七臣及內官閔希審以募寫

御筆偽稱密旨并被拿

仁弘劄記亦言其偽教

羊甲之母酷被刑訊羊

甲奮然厲聲曰殿下有三大惡故吾等欲舉義討賊何謂反也以弑兄殺弟淫烝等語大唱於庭史不忍書一日羊甲字呼友英曰渠殺吾母吾當殺渠之母遂飾言延興同謀慈殿與聞之狀遂致國舅之禍西宮之廢使昏主自喪終是入羊甲術中云嶺儒李坪首告延興欲挾大君為逆臺啓初罷後削即有拿命又有傳教闕中有咀呪多繫後宮連及大妃而朴東亮原情有大有君房人等大作裕陵咀呪之說以實之持平丁好寬首發議按法之論待開門即入避獮曰大君擁立之說出於賊口按法以治之意臣於完席發論而僚議異同云掌令鄭造避獮曰好寬取美於自己欲箝人口而自多於是兩司合啓請議依律處置玉堂陳劄賓廳伏閣左相李恒福曰禮云內亂不與焉大

臣不可為一王子死也若止出置城外我當屈意從之必如三
司之請不得不立異領相李德馨笑曰吾意也遂以出置為辭
仁弘劄請先除七臣以折永昌羽翼韓應仁徐渚韓浚諫申欽
放歸田里朴東亮原情後全釋領議政李德馨劄曰璣未離襁
褓已為禍本璣死則禍根絕而國家寧不死則人心疑而朝廷危
凡有知識皆欲速處但雖預知逆謀年或未滿法不得刑法者
王者之所謹守者除去禍根豈無其便臣與諸宰不敢苟同鄭
述上疏引春秋特書殺佞夫之義且曰只許閭家之出恩愛隆
厚但幼朕脆弱血氣未定自深宮廣廈之安忽處之卑湫狹隘
之陋寒熱不節飢飽失時思親戀居鬱悒啼呼莫聞莫覩莫問
莫故其不為霧露之溘然安保其必無尺布斗粟之謠此為今
日之可慮繼陳致孝慈殿之意曰古之人臣以過宮伏地勉君

而今日之言者乃以別處異宮請焉臣所未解也伏願深思古
聖人蒸蒸之意使群咀眾囂雲消霧歇則何必異宮別處資外
人之窺覘而生疑議哉郭再祐疏曰八歲之兒必不知逆謀之
為何事大君無一毫可殺之罪非但一國民人皆知之矣天地
鬼神亦必知之而朝廷乃開請誅之喙慈殿必不能忍如或自
決則殿下將何有辭於天下後世乎玉堂李愷李溟韓縉男劄
請斬李德馨兩司請削出荅曰只削職○六月殺國舅延興府
院君金悌男爾瞻諛於光海曰國舅本起播紳儕輩麻立大妃
擁大君居母位他日必挾為亂遂誘應犀以違刑封勳羅織成
獄媒孽大君上侵慈殿兩司連發鞫問之啓主以為國舅不可
杖鞫拿致鞫庭原情後傳旨承旨權賜死三子一婿皆原情安
岳郡守金球前縣監沈挺世坐死進士金珪作家書托後事自

決獄中童子瑄從獄中上書翌年甲寅遇害李貴抵書李德馨
曰古今天下安有殺其父而為其子之理乎此獄既成則必廢
大妃若不能故此獄雖致死於廢母之時無可奈何德馨答曰
所亦當然事勢不便奈何貴又答曰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
勢之不便德馨深服而不能用國舅就盡後章百官問安于慈
殿製進喪服委送其子如主以其啓草示貴曰前說既不能行
此啓辭寧可以贖我罪云○大妃殿告訃進喪服時禮曹當訃
告慈殿而判書李廷龜被論呈病叅議柳涌以為不可告訃叅
判吳百齡以為不可不告力爭未決往告領相曰國舅設以亂
逆誅死而慈殿服喪唯當自盡該曹之責宜即告訃叅議力沮
稽滯經日極是未安德馨執手流涕曰君言是也以議大臣定
奪速為入啓於是領相議曰父子之倫君臣之義俱係三綱悌

男雖以逆首得罪宗社而慈殿之天倫唯當自盡而有司告訃
而進喪服進素饌朝廷一番問安似合變禮蓋春秋子無讐母
之義先儒定論又子無絕母之道今日所處變不出於此傳曰
悌男既以逆死大妃服喪似有降等且未端云云似是贅語予
甚驚恠進士李偉卿掌令鄭造尹認等首發廢母之論偉卿上
疏請亟命有司處斷逆璣嚴鞫悌男以正典刑曰嗚呼母后
內作巫蠱外通逆謀母道自絕矣王子為賊所推戴凶謀敗露
同氣之情亦自絕矣殿下遇父母兄弟之變此正舉國臣民奮
義請討之不暇而為士者居首善之地尚無沐浴之討乎聖人
於魯史例以遜書胡氏綱目罪張東之等其義嚴且切矣鄭造
尹認避嫌啓李偉卿疏中母后內作巫蠱外應逆謀云巫蠱之
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現出賊招則得罪宗社而母后之道絕

矣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宗社顯有當絕之惡為今日臣子者其將以母后待之耶殿下為天地宗祀神人之主其不可與與聞之母后同處一宮也審矣春秋書夫人姜氏遜于邾綱目書遷太后於離宮則其義嚴且正矣今日兩司一會以當與母后各處發論則同僚皆以為重大持難不決云柳治朴弘道皆主各處之論大憲崔有源執義金止男持平丁好寬啓曰至於慈殿宣人臣所敢容議乎必須參考古聖王處變之得宜者行之無一憚於心然後可免後世之譏議大諫李志完持平李聖求皆從有源議金止男記曰鄭造以綱目胡氏論丹子示齊會中有源問我我曰此非欲令中宗處武后欲令二張處之也此論不可據也左右皆曰然造色變趨入房中曰輕發重論而僚議不齊我其死矣於是吾三人及志完崔東式次第同避蓋好寬前

日先唱大君之論人或唾鄙故悔其先發而與我等同啓也北行錄曰造認發廢論李公恒福還家不脫朝衣坐外廊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素敬重公乃與二三僚臺遂貳於造認之論其不即廢毋實由於此○鞠曰金應璧供桶檣陵成陵為咀呪遣贊成朴弘耆禮判繕工雲觀提調承旨中使押應壁覓拙不得○東學生趙慶起等上疏曰臣聞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古今天下明君詛辟之可稱道者何限而必曰堯舜者何也君不能以堯舜之道自處者不盡君道者也臣不能以堯舜之道引君者不盡臣道者也今者國運不幸連遭禧患推戴之秘計擁立之凶謀指的於穢則此宗社之禧根臣民之大讐也殿下雖以天倫之重同氣之親其於王法不得出入者也至於慈殿非穢之慈殿乃殿下慈殿也則不可

以彘之故而有所輕議於其間也為臣子者誠宜導聖明以堯舜之道躋聖明於堯舜之治矣李偉卿等首唱陳䟽醜詆母后鄭造尹認誣引經傳同惡引嬖或比於哀姜之遜于邾哀姜之嫁于魯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越禮逾時取仇人之女則人倫之始既不能正故及後通于慶父預弑二君為魯臣子義不共戴天是以經書遜于邾薨于弟齊人以歸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者所以深絕哀姜也先王之嘉禮其可謂亂人倫之始者歟慈殿之過失亦有哀姜之惡者歟或比於閻后之遷離宮閻后之惡雖不一而足孫程之弄權既非君子之自處廢置之舉又非齊陰之預知則敢以為訂於當代歟設令三賊之說皆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為尊親賢諱者亦春秋之義則不當向殿下倡慈殿之失也然則其曰母子之道絕矣者何所取

也其曰顯有當絕之惡者何所指也其曰將以國母待之歟者何所見也三賊於先王豈無恩遇者今日之負先王亦他日之負殿下也雖然三賊之凶悖固不足道大臣殿下之股肱而視之而不言三司殿下之耳目而安之而不爭政院殿下之喉舌而順之而無納誨之道諸葛亮謂漢後主曰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彼大臣三司政院之官皆先王殊遇之臣也所當圖報於殿下而忘先王之眷遇徇三賊之凶悖使天討不行於有罪凶喘倣息於兩間臣等所謂大臣三司政院舉有罪也嗚呼三賊之說萬萬無可售之理然渠之設計萬代之後使殿下為何如主也彼三賊者不惟殿下之罪人實先王之罪人也不惟先王之罪人實萬古綱常之罪人也不斬鄭造等三賊則三綱淪而九法

此世身身元迷海國... 此世身身元迷海國... 此世身身元迷海國...

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臣等乞令偉卿造認
等付之有司明施典刑以慰宗社在天之靈以扶萬古綱常使
一國之人知大聖人誠孝與虞舜無間豈不盛哉答曰鄭造尹
詔雖有過激之語爾等何敢以請斬為言乎拜疏日諸生皆叛
去公狎持斧詣闕
疏入即發按律之啓公久在
脊倉中反正後除四山監役
略同○生負鄭昌言等疏敷衍外應謀逆內作巫蠱之說以數
慈殿扶三賊○仁弘上劄以各處兩宮為辭○生負李命達等
上疏倫紀之賊久假凶端而舉朝無人莫敢請討今日三司皆造
認云○七月檢閱嚴惺其承文博士尹烜副正字權鏞成均學諭
羅茂春校書正字金相潤一會承文院停舉李偉卿等二十
餘人先是館學儒生大會泮宮削籍二十人通文八方仍上疏
請罪以李安真為疏頭掌議則鄭復亨權淦也藝文館通文三

館以中學一會逐日知委而無一負來到者望闕禮日百官齊
會嚴惺即進承文院序坐發論適有一善尉翁主計音將傳朝
市惺曰未捧甘結之前不必停止權鏞執筆即列書李偉卿李
衍成夏行李尚恒崔鏞尹仲韓暉李生寅李日馨蔡謙吉黃德
符中垣南省身徐國禎安應魯韓傲韓昉趙濟仁禹弼舜禹弼
甸等姓名次書罪目動搖國母罪閔綱常各着押而罷濟仁見
欺誤恭
獨疏自明仍為禁
錮反正後錄用副應教韓績男校理李昌後以其子韓暉暗
敗李尚恒為館學削籍四館停舉事一時呈疏嚴惺方入侍榻
前仍離席啓其停舉之由辭氣激昂持命逆差政院覆逆又命
惺削出復亨等三人削名儒籍禁錮終身門外黜送又傳曰四
館官員牌招偉卿等解停事言送官員皆補頃不進博士韓玉
正字沈楷聰傳教即日解停備忘記造劄等輕發不敢言之事

以致朝廷遂為爭鬪之場其流之弊至於停舉儒生討逆不嚴
極為可駭造訛削職李尚真疏下儒生李得養等請同被罪罰羅
汝春等抗疏請與同罪政院不捧沈喜壽見被譴錄有詩曰癸
丑年間事追思倍愴傷分明太史錄千古樹綱常○前領相李
德馨卒字明甫號漢陰大提學諱文忠辛酉生年十四楊蓬萊過訪占一律即和
曰野濶暮光薄水明山影多楊歎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第黃王
二使求見不得增一絕小序略曰聞君風度氣像遠超凡類未
獲相接贈此為神交焉栗谷主選湖堂有一宰夜訪曰西李俱
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栗谷曰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辛
卯起禮叅典文衡時年三十一壬辰以單舸會倭將於平壤江
中與李白沙共贊乞師以成中興之績甲午丁內憂上命起復
曰予不以賊不退為慮以卿不出為憂遂儻楊經理李提督楊

稱其雖在中朝亦當端委廟堂上聞即登庸時年三十八劉綬
南下欲得文武第一人與俱上命德馨徃劉喜曰得李公吾濟
矣命錄宣武勳柳永慶舉公辭劄曰此實錄也遂不錄光海時為
首相臨海獄主全恩永昌獄終不廷請廢母議起即曰我心如焚
今日請與君同辭開陳白沙曰面啓勢難畢說待詢問獻議中
引經據義段段攻破可也遂使白沙草劄白沙被論去公俵俵
無所聊睠願國事憂累聖德每歸第仰屋飲泣却食索冷酒而
已及進告劄劄三司至請按律被削歸龍津墓庄日上家園北
望痛哭憂憤成疾卒年五十三方其出楊根時到江頭有大虎
俯伏馬前先導而行至家而去白沙常悔歎曰使漢陰齋寃入
地我之罪也其挽詩曰淪落村閭舌欲捫自君長逝暗消魂題詞
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誌其墓曰明甫天分甚高謙謹

自持不色於藝立朝三十四年其所立與所施被於遠近者如日月之麗天嘗償日本之聘日本服其德嘗從天朝之軍天朝高其才我使朝京必問起居以其出處占國之污隆德之所被如是之遠而一邦之人不惟不悅從而忌之忌之不足必欲殺之是其心以為真可誅耶否耶其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為似宋景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而出於晉鄭之間不迭為名大夫下而出於宋唐之際不愧為賢宰相余於公計年則差先一飯語德則常後三級平世文昌鴈序而進當國板蕩迭居中兵衰年伴食墮簞莫逆終與相竟知我者君慕君者我趙垌曰觀於戊申新政割公可謂社稷臣也上言全臨海中言盡孝母后下及開言路嚴官闈戚畹事光海如用其言安有瀉憐王事悲夫

庚甲

六年春正月三暘并出又白虹貫日○二月殺永昌大君璣癸丑獄後拿出之宮人被髮哭辭於大妃而去一出宮門無復還者每日如是宮中鼎沸莫保朝夕璣雖幼稚默察而識之不離大妃膝下金吾不敢逮捕光海令健壯宮人十餘捧出之際攀大妃衣裳啼呼不肯去及其押去之時大妃跣足下堂追之不及仍仆於地昏絕移時以木鶴木鷄等大君常以戲娛之物付與之痛哭而訣見者皆泣聞者莫不哽咽大君自其年五月恒自語曰九天有命屆七月朔問侍者此去二十一日當消幾晝夜乎人莫測其意果於其日出置貞陵洞松家八月初二日江華圍籬安置文宰李必榮禁堂趙存世都事洪堯儉押去是年正月以鄭沆復拜江華府使二月初十日沆使爨火寢房大君薨冒緣壁而上墜房中甲盡裂焦枯而絕有京山僧解寧

過趙挺家言國事如此如此公何如此如此盡論薄待天親傷
殘同氣之事挺入告按寧殺之寧臨死吟詩曰無父無君昧大
義誰知肯裡有遍仁滿朝肉食皆含舌可惜敢言獨殺身申翊
聖曰宣廟丁未傳位費教文大提學柳根製進曰予以涼德久
忝丕基備嘗艱難肆末命之是托恒存疾疾屬大漸之惟幾奉
東朝竭甬誠庶匪懈於夙夜爰同氣如予在同或問於始終益
鞏攘外之圖更進事大之禮斯為宗祀之遠計豈但父子之深
情天惟顯思必能無負於景命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於此時奉
東朝云云而光海廢母爰同氣云云而殺弟事大云云而密令
弘立降虜民勞云云而大興土木役民可謂詞臣有先見矣○副
司直鄭縕上疏請斬鄭沆親鞠後大靜縣圍籬安置疏曰嗚呼
以殿下仁聖之德不幸值人倫之變欲盡其處之之道終不得

自由未免假手於麤悍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太矣乎今
日論穢之罪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奇貨也其言固為無理
試以濟王竑之事援而比之亦有說焉濟王幼為皇太子見猴
群邪退處藩邦未幾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
事之不濟旋有討平之切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
時禍本莫竑若也凶賊之奇貨亦莫如竑也彌遠陰謀殺之可
謂安社之忠而時人寃其死後世甚可殺何歟觀夫真德秀之
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
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華而夷裔矣其言之痛切如此
者誠以竑之跡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疑故原其情而雪其
寃仍請追封立後古之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
否而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愆告戒而勸導之者為如

七
過趙挺家言國事如此如此公何如此如此盡論薄待天親傷
殘同氣之事挺入告按寧殺之寧臨死吟詩曰無父無君昧大
義誰知肯裡有遍仁滿朝肉食皆含舌可惜敢言獨殺身申翊
聖曰宣廟丁未傳位賈教文大提學柳根製進曰予以涼德久
忝丕基備嘗艱難肆末命之是托恒存疾疾屬大漸之惟幾奉
東朝竭爾誠庶匪懈於夙夜爰同氣如予在同或問於始終益
鞏攘外之圖更進事大之禮斯為宗祀之遠計豈但父子之深
情天惟顯思必能無負於景命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於此時奉
東朝云云而光海廢母爰同氣云云而殺弟事大云云而密令
弘立降虜民勞云云而大興土木役民可謂詞臣有先見矣○副
司直鄭緝上疏請斬鄭沆親鞫後大靜縣圍籬安置疏曰嗚呼
以殿下仁聖之德不幸值人倫之變欲盡其處之之道終不得

自由未免假手於虜悍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太矣乎今
日論穢之罪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奇貨也其言固為無理
試以濟王竑之事援而比之亦有說焉濟王幼為皇太子見猴
群邪退處藩邦未幾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
事之不濟旋有討平之切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
時禍本莫竑若也凶賊之奇貨亦莫如竑也彌遠陰謀殺之可
謂安社之忠而時人寃其死後世甚可殺何歟觀夫真德秀之
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
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華而夷裔矣其言之痛切如此
者誠以竑之跡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疑故原其情而雪其
寃仍請追封立後古之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
否而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愆告戒而勸導之者為如

何哉今璣一王子耳心跡與此懸殊只出賊口未嘗有擁立之跡矣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乎如使德秀之輩立於本朝其不肯請殺也明矣恭惟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體先王之遺教思所保護而全安之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百僚盈庭三司文章自去年迄今春凡幾何日月而側念難遏俞音終闕嗚呼殿下之於璣豈不知終不相容也然而留時引日愈久而愈拒者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况於幼稚之弟豈令遽施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為之所亦未晚也聖意所在灼然可知而推鞠諸臣經年入侍無一言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善為雷同無一人愛君以德其視君德之得失不啻若越瘠之秦視噫殿下之勢可謂孤立而無助矣尤可痛者殿下待之以不死而鄭沆待之以死朝廷論之以法而鄭沆

迫之使死使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象而未免為漢唐以下人君處置未盡合理之歸焉噫殺人者死國法甚嚴殺凡人無辜罪固同敵况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愚以為不斬鄭沆恐殿下無面目入先王之廟庭也嗚呼既往之咎雖不可諫將來之美猶或可追也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宋太宗之於廷美既致之死而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真宗之於元佐只誅首謀而起封於久廢之中此威德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截怒焉不宿怨焉殿下之於璣既無可截之怒焉有可宿之怨乎其死之寃路人猶悲况殿下哀痛之懷當復如何近日玉候之未寧臣知出於哀傷之過也臣愚以為宜命有司追復永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教使四方臣庶曉然知殿下至誠友愛之本心則上可慰先王在天之靈下可解萬民聽聞之感傳之

後世亦將有辭今日清明之朝必無章祭之繳詔殿下何憚而
而莫之為乎抑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善乎宋臣韓琦
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
乃有可補大妃雖或不慈於殿下而殿下安得不盡孝於大妃
乎况穢已死矣復何疑問之有哉誠願繼自今斥絕諛邪之言
杜塞交構之路如有姦邪之徒敢以不好語及於大妃即付有
司論以重律殿下亦宜恭為子職不廢問安之禮無怠視膳之
誠務得慈殿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愆而
彰新化乎嗚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哉設有當誅之罪如
管蔡可廢之惡如呂武為言官者所當先議同僚次通他司上
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議論歸一然後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
事也頃者鄭造尹訥丁好寬等首發廢母殺弟之議而不議於

同僚不通於他司不告於大臣不詢於諸宰而竊發於莞席之
上遽暴於避嫌之中曾不如論一守令劾一庶官之猶或持難
此其心不難知蓋自近年以來倖門大開勲名太濫貪功樂禍
之徒接跡而起至以吾君至親為自己富貴之餌譬如逐數者
擠人獨從冀得先殺之功噫為人臣子而其可忍乎臣愚以為
殿下欲全母子之息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諛
說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臣自念職非言責堂有
老母與其徒死於讒鋒曷若一言於雷霆之下哉疏入光海大
怒焚之責罷捧入承旨將鞫問竒自獻以為不可右相鄭昌行
劄曰穢身已死無他日可要之福討逆方嚴有目前必至之患
蘊雖至愚其不為身上之利則明矣繩之以護逆鞫之刑章則
蟻命之溘盡固不足惜其為國家之不幸可勝言哉李元翼沈

喜壽等文章申救皆不聽累次廷鞫大靜安置進士邢孝甲連
疏請殺孝甲居昌人受學於蘊且有族分礪山儒生宋興周等
上疏救蘊察訪文景虎仁弘門人也通文道內為蘊論上下言
極罪正言吳長山陰人前正言姜大進陝川人共議通文一道
謂蘊以忠受罪論以護逆并削職付處初蘊責爾瞻於衆中曰
八歲童子安知謀逆爾瞻勃然厲聲曰藉并大妃而廢之誰曰不
可蘊俄被劾還鄉貽書仁弘請救大君仁弘大以為愠初蘊學
於仁弘之門臨海獄抵書曰豈可使主上戕天顯之親仁弘不
悅以此始貳於其徒遂貽書告絕丁好寬見其疏深自恨曰吾
為罪人矣日縱飲不食乃死時仁弘以儒相退居陝川負望一時
當時爾瞻力主廢論也蘊抗言不可而仁弘反上可廢之疏時
仁弘子為便養作宰星山有人粘詩于仁弘廟曰千古綱常輝

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承相欺恭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輝
遠即蘊表德仁弘見之驚曰吾不得令終矣○命禮曹查覈京
外科榜時科弊尤甚字標相應預題宿構塙屋通頭故一榜中
公道十無一二此皆爾瞻閹筠所作爾而爾瞻為禮判故查考
亦無實時爾瞻秉權欲廣樹私黨每於科時預出試題使其黨
製之戊午增廣諸生曰今日必出某題而已果然諸生請改者
三果皆符合諸生大闕曰非宿構者不得參遂潰圍而出試官
大悲哀乞于諸生曰願更入製之當以至公行之指日為誓諸
生皆不肯獨金起宗柳大華等數十人從之更入金柳皆得中
物議譁然或題雖預出猶不能自作而其能作者李再榮李潛
宣世徽等數人而已每當試期各以氣勢爭奪故數日之間輒
易三四處雖渠之家人亦不知其去處再榮為高陽郡守監司

以面議事拍之俄而其子登科時人有詩曰高陽郡守去來忙
方伯門前慶事昌潛則寓居平壤有勢家各送人馬而邀之行
到東坡店夜半有賊突入人皆奔避及賊退各點行裝毫無所亡
而所失獨潛也時當寒節乃以青羊裘裹潛而去仍得其第人
目以青羊皮及第丙辰謁聖前期三四日奸凶送筆於其黨李
進士誤傳於同其稱號之隣家其人受而詳視則筆管中有小
紙抽視之乃其謁聖表題唐群臣謝賜榆柳火也先是借見其
家事文類聚心知其必推急贍其要緊文字乃還投其筆於傳
之者而謂曰似是當傳於隣舍之李進士矣俄而其家果推類
聚而去西人皆得叅榜方其八庭未及出題滿庭相傳曰今日
火出果出是題預占七大文講誦占科者多黃德符居懷德宋
村專吞水利夜間爭漑被常漢以權亂打因向京托爾瞻行廊見

其子弟大論廢殺之事爾瞻聞而喜邀待之遂屢叅凶疏會值
式年用情叅榜德符初試後歸宋村猝讀實學自誇已熟同里
宋叅議國澤時為布衣素善明經聞而恠之一日往見德符方
讀易宋即拈一卦適得德符與爾瞻所約之卦德符高聲大讀
無一字誤宋自知見賣又令誦他卦德符牢辭不誦其年會講
果占及第夜有人題韓縝男門曰明經才子感於斯二百年來
始見之七大文通從自願暗中蹤跡鬼神知○全州慶基殿成
遣承旨李好義禮叅金闔于平壤奉太祖睥容移安是殿○前
右議政韓應寅卒應寅字春卿號百拙策先國平難封清平謚以注書入侍適驟
兩上曰啓辭瀕分明乃書丹曰答溜亂耳奏聲宜高少與沈義
謙同榻故平生困寔終枳瀛逆雖子孫有過亦婉辭以喻幹局
魚人而言若不出口再叅盟符而恟恟如寒素遭遇宣廟專對

天朝敷奏策應動中機宜

卯乙

七年春主獨移御昌德宮仍留大妃於慶運宮設分司嚴防守
○以咀呪凶書作教文播告中外所謂咀呪則穆陵成陵以應
壁招為證闕內則以女盲宮人招為證而裕陵則以朴東亮東
說為口實所謂凶書諉以唐官處呈文構捏成文頒示八方金
應壁者大君房奴子也沈友英之子十餘歲兒以推戴大君承
服之後考訊團舅家僮僕無噍類未有服者吳允男者團舅之
幹奴也夫妻不服而死其子年十二律官以年未滿不可刑為
對則朴承宗曰金家奴僕只餘此兒若不刑則更無尋問之梯
遂壓膝而問常所往來之人其兒答以女巫高祥時時出入云
拷問高祥遂言大妃時問聖上年甲乙吉云咀呪之獄因此而
成辭連金應壁應壁納招以承大妃命咀呪於穆陵及成陵皆

埋生猫於陵上云遂命賁成朴弘耆繕工提調宋諄觀象監提
調崔有源禮判李廷龜奉審掘視行到穆陵問應壁曰的埋何
處應壁曰吾當手指視遂昇上陵應壁乃受刑三次壓膝二
次者也血肉淋漓形貌恹恹觸犯神道遂指魂遊石內屏風石
前面曰掘此三尺許則吾所手埋生猫在焉遂令匠手掘開則
莎草之下但有油灰堅等如石用斧鑿破深過五尺而未得焉
應壁曰分明埋此而必今日內掘出也吾言歸虛吾必死矣仍
率往成陵問成陵在何方曰吾豈不知成陵乎踰沙峴過昌陵
而去矣一行謂應壁曰汝矣穆陵為虛事成陵在東而桶西是
尤虛誕矣應壁垂首叩心曰不過欲近晷刻之命耳今定死矣
自是絕不飲漿水奄奄垂絕昇到成陵洞口縋下昇而斃遂不
掘視○二月前領議政李元翼付處洪川時造訥復八臺地而

宮各處而頌教中外語甚不道元翼見之歎曰此事閑倫常宗
戚老臣如我者敢惜一死無一言乎即搆短劄略曰昨年儒生
請罪臺官之動搖大妃者其時竊聞朝議以為臺官只言別處
之事實無動搖之意至於經筵之上亦無此等語端臣始焉而
疑終焉而止頃者該曹將頌教事收議臣意此事係是推鞠其
間曲折非病伏之臣所能知故不敢有所左右而不復立異於
該曹公事矣今者流聞道路之間衆首洵洵以為因此將延反
於大妃臣驚心墮膽不覺神魂之飛越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
子之間名位至大倫紀至重聖人人倫之至聖明之世安有此
事倘朝廷果無此議則臣之輕信道聽先事強聒罪不可追爰
君如愛父有懷必告於其父人子之至情臣以先朝老臣忠不
及於鄭蘊死未先於李德馨負國欺君罪合萬死荅曰省劄予

甚驚痛不安于中不辟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則卿從
何得聞如此謔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宜直陳以對元翼再啓
曰自昨年臺臣發端之後國人之疑久猶未已近日以來發端
之人布在臺閣而又將有頌教之舉臣心之大疑以此也道路
之疑亦以此也臣之妄劄實出於臣心非專以道路之說而為
為之推諉於一二外人而為自脫之計庶職且羞為之况臣嘗
廁大臣之後死不敢為此態也荅曰不孝是何等罪惡而致疑
於寡躬反信於塗聽何待予反不如路人乎既云一二外人則
卿有所聞之處而期死不言何待予反不如外人乎予有何得
罪於卿而致此耶卿之美名必沾於異日而予之惡名何時而
可湔乎且頌教予豈樂為固出於不得已也咀呪及函書皆出
於諸賊之指揮而無非官人所為豈則有干涉於大妃乎義理

不明耶說橫生徒知護逆不知君上或以此事為無實故予欲
頒教八方使知逆徒之情狀矣卿乃兩朝元老凡干朝議無不
預聞反為未嘗一忝翰廳凡推鞠首未不得其詳而有此疑况
都下無識遠方踈賤之人乎此予所以俱疑而防之也豈料大
臣反先起為群疑之首而擠予於不測之地乎教書之不得不
頒於此亦可見矣三啓曰臣以宗戚舊臣與國家同休戚心有
所懷敢陳妄劄伏承聖批申諭丁寧聖意昭如日星愚臣虛妄
之罪萬死難贖翰廳首末不出朝報病伏之臣何由得其詳妄
意咀呪凶書跡連大妃今有頒教之舉心不能無疑故有此云
云今乃知聖意只欲昭示諸賊宮人之罪狀而初非干涉於大妃
臣之謬妄之罪萬死難贖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是古書
中文字竊取泛論而不自覺其語犯至尊罪死難贖前日陳劄

非專以道路之說專不知聖上處置曲折如此而妄有所疑遂
有妄劄顛妄之罪臣自當之歸罪於一二外人而為自脫之計
細人所不為臣嘗從大臣之後死豈敢為此也此非敢有所隱
諱於君父事理然也聖教至此直欲鎖地以入而不可得答曰
知道命招兩司下元翼前後劄啓仍傳曰予平日待完平甚厚
而無故進劄不獨歸惡名於君上沽美名於異日一時臺官待
從盡歸之罪網是為一網打盡之計賢相事業果如是乎然此
豈完平所獨為乎於是兩司發啓目元翼脅君論南以恭指嘆
元翼洪川付處以恭松定配館學儒生洪茂績等三十五人鄭澤
雷等四十人全孝誠等七人連章請討三賊伸元翼爾瞻喉其
黨請洪茂績濟澤雷南孝誠瑞定配朴自興柳希奮連疏收以
恭元翼為體察時恭為從史官○幼學趙浚上疏下獄疏曰嗚呼以殿下格

天之誠孝不幸遭無前之變宜不失天理之常而或不得為人倫之至似有不免後世之譏者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乎臣聞人倫有五而父子居先故百行之源孝一字而已矣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以其有頑嚚之父母而克諧以孝能使底豫而已若使瞽瞍無有頑嚚欲殺之心而舜之所以事之者又無蒸又克諧之誠是舜之身上固無大孝之名而法不為於天下傳不及於後世矣慈殿雖不慈於殿下而殿下獨不能以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數慈殿者一則曰母道已絕一則曰顯有當絕之惡痛矣哉言乎夫對人子言父母之過雖閭巷小民且有所不敢為而敢於吾君之前忍舉慈母之惡是以不敢待閭巷小民者待吾君而不以為法可傳之道望於吾君也不敬莫大於是宜服大不敬之律而律不加身爵帶華

顯此臣民之所以駭耳目痛心志而不能自己者也惟其如是故國言藉藉置疑於不當起之地見聞所及不敢以隱致有元翼之劄則聖批有曰不辟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而卿於何處得聞淳詭形諸文字以駭眾聽云則言之因極胡至於是莫不以元翼為老妾而不復有疑於殿下矣奈何移御以後兩宮各處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念誠孝雖或無減於前日而耳目間見或不能無惑於臣庶此臣所以引領企足欲殿下之庶幾者有月而側聽無聞曉征終閱臣之所惑至茲而甚矣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以此觀之則殿下之於大妃在所當愛乎在所不當愛乎先儒有言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以此觀之則殿下之於大妃當見其非乎不當見其非而恭為子職以期底

豫之地乎大妃乃殿下之慈母也母子恩情天賦常性寂寥舊宮與鬼為隣隔維天日三月于茲憂危心事血泣形影則先王之以大妃托殿下者必不欲其如是而已乙夜之間殿下之心豈可無惻然於中乎臣以為不奉大妃於一宮不舉定省之禮不行視膳之誠而惟罪元翼以為昭雪之地猶用湯而止滯也烝又克諧之孝為法可傳之道恐不如是也嗚呼九重天閣深拱冕旒大小外間之議何以知之其為臣子者所當遑遑汲汲知無不言乃其職也而大臣無納誨之道三司有逢迎之心留時引月無一人語及使至孝之聖心以至漸不克終之舉則將焉用彼大臣三司乎伏願殿下留心於母子之情無惑於奸邪之言奉養慈殿更見如初之盛德則豈不足以掩前愆而明新化乎嗚呼前者儒疏亦慮有今日之舉而語及慈殿重被雷霆自此

之後人皆結舌以言為戒臣聞癸丑秋荅申景洛避䟽曰平時大妃移御別宮多矣臣固知殿下有各處之心而不及救正伏願殿下先治臣遲緩之罪又責大臣之不言三司之不爭而繼下哀痛之教使一國之人咸知大聖人誠孝與虞舜無間焉則非啻扶萬古既壞之綱常傳之後世亦將有光矣伊尹曰我不能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臣之所言實出於此也光海怒傳曰自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一况今大妃供奉扈衛無異前日宮內亦無鬼邪之變則爾所云云者何意爾何敢幸朝廷之無人冒上凶章侮辱君上乎此非爾獨為必有指嗾其直指以對漫再次回啓曰慈殿各處兩宮之事雖曰古有而定省之久闕亦是舊例乎祖宗之各處亦有如今日

之舉措而然乎至於鬼邪之變則火跪二十柄達夜放之是何事耶供奉扈衛無異前日誠孝之所必然臣何敢言臣愚衷耶激欲引吾君於當道豈有侮辱之心矣哉又豈可聽人指喉自犯雷霆之威哉一奏封章屢勤嚴旨臣罪萬死沒時年二十四弱冠拖䟽揮汗而入院吏始認為凶䟽戲之曰今呈此䟽不過為監役別坐之計而當此極炎何自苦如此及見䟽辭竦然而驚即與諸吏羅拜坐之高處搖扇納涼且進冰茶承旨李春元當其人對和顏而言曰君其善對無空死也欲對放砲事而未詳柄數思量之際有一卒過前微聲言曰二十柄矣至定省之曠亦有舊例之語有一官在傍嗟咄曰此人必死也命也奈何李公則顏色慘然以手擊案而已於是大憲李覺大諫柳寅吉等啓請拿問特命三省推鞠委官奇自獻判禁朴承宗互相推諉

終不開坐戊午始與李顯門許國就鞠供曰如非病風之人豈可聽人指喉自陷不測之罪哉三儒各受刑一次李死杖下許遠竄趙義梅棘父漢豐公目事徃海西歸路逢自京來者問都下有何事其人曰有士人趙某抗䟽極言人皆危之矣漢豐曰是吾兒也其人即下馬拜曰有子如此安敢不敬及就鞠金吾吏卒自相約束若取一芥於趙君則為無母之人時連有鞠獄防禁甚密而羅卒輩或目公私出入必至其家傳通獄情受書細絞納于履隙而入之受刑時公閉目不見受畢開睫視之卒執杖涕泣如流出門即裂衣以裹瘡左右無不嘖嘖揮淚者癸亥反正首拜戶部甫恩日大妃垂簾引見賜酒給藥物使療士疾官至昌寧縣監○益山人蘓鳴國上廢殺綾昌君佺申景禧等杖死鳴國粗知文字見棄於金長生投入北人心知爾賸與

筠景禧等陽合而陰忌乃上疏曰景禧言塞門洞宮有王氣而信城夫人女中男子綾昌不學能文且善弓馬其族又有名武二三人云塞門洞乃定遠君私第信城夫人景禧之從妹綾昌定遠第三子而仁獻玉后為景禧表從妹賊之為謀非特為一景禧而發將赤一門之計也於是綾昌及景禧尹超楊時晉并逮卒無驗景禧欲求生死中獄中上發言尹珙尹璠等與仁城君珙有陰謀蓋仁城於諸王子中有令名光海所深忌而夫人尹承吉之女珙璠之從妹也皆就鞠亦卒無事并分配辭連人鄭經世李溟皆得釋而景禧起杖死時晉杖流道死綾昌圍置喬桐常以石灰水炊飯而人家主高壽生輒分渠飯以進日以為常矣一日有人入來盡閉門窓積薪燒其坑綾昌知不免乃手書一札告訣父母密付壽生仍以自經時年十七癸亥壽生上其書

上特命免賤賞賜亦優云初仁廟在潛邸欲為緩禍早往甬瞻家甬瞻日高未起閤者不許通刺任冠之以布衣自外廊出見仁廟久獨坐問其故還入告甬瞻曰王孫在門不可慢侮始許入坐定遂及獄事甬瞻意落落器之在傍多小所勸助仁廟心德之反正後咒之不死以此云時柳希奮有愛妾乘時納賂仁廟為綾昌圖其生傾家財以遺而猶不滿意希奮赴其妹夫趙國弼江亭之宴仁廟踵往求見希奮辭以醉國弼勸之不聽乃出迎謁曰文昌中酒不省事以盃飯進反正初朝臣有以希奮不助廢論欲活之者仁廟曰三昌之罪豈容異同希奮以此終不免云○閏八月恭嬪柎廟封陵臺諫屢日爭執李恒福謂臺諫宋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等為臺諫不爭今日臺諫賢若仲淹遠矣蓋恒福之意子貴而欲尊父母人情所必至非

關於國家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而云也○大
司憲洪履祥卒字元禮李澤堂曰履祥少受學於閔純以儒學
顯宣廟補講官第一命廟堂薦公輔罷履祥與李恒福李
德馨俱與焉為人端方溫雅議論不偏遇朝廷大事持正不撓
以開城留守卒于家立朝四十年未嘗涉於東西排擊戎子弟
曰偏黨終必亡國不可揚波助瀾深於史學今通鑑紙頭小註實
其所輯

辰丙

八年正月白虹貫日○重修昌慶宮於是告成○更設營建都
監作慶德仁慶兩宮光海深惡塞門洞王氣之說奪定遠君家
作慶德宮仁廟以定遠適嗣撥亂反正追崇定遠為元宗王氣之說真可識也時宮役稠疊從結
收布氏窮財之怨苦朋與不得已恟民賣官納銀鉄木石金腰
玉項連連續道路市井謠曰金者王者銀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木

耶措紳恥之又納銀除拜守令邊將內職外任銀程洞開多少
有限吏判則價高難擬故與叅判俱闕獨叅議李挺元何附凶
黨締結官掖獨任七八年富擬王公上自監兵水使下至權官
察訪千兩百兩皆有分數從直注擬落點亦同是數金尚宮筆
執擅斷主不得自由六淑儀十昭媛聚首乞點皆瞰尚宮之無
也尚宮來則敬尚宮母之後夫劉夢玉姪女婚鄭夢弼尤貪縱
用事朝臣之嗜利無恥者附之賄取高官一日挺元臨政將以
夢弼擬襄陽政吏鄭愛男進曰襄陽雖降為監其宗府也夢弼
卽我弟正男之子也渠以白身安敢擬此以傷國體也挺元慚
沮不敢復言士論快之夢弼嘗欲劫奪趙綱奴婢結縛囚之於
其家舍人尹知敬聞而往見夢弼曰趙綱有名士子也汝敢為
如此事日後於汝必有不好事吾愛汝故言之夢弼變色而謝

網乃得脫人多知敬之義氣癸亥金尚宮及夢弼夢玉等并伏
誅籍其產或云金尚宮更衣入侍者也邊忠吉司僕養馬也納
女有寵直拜橫城縣監至於俞昔曾之再牧羅州俞昔曾之為
承旨皆忠吉之力也癸亥忠吉廢為民其女賜死時有山蔘故
承權無比純孝沈萊尚書執莫當李之謠施文用壬辰天兵之迹
而不還者談風水卜筮鄭仁弘妻以族妹一動一靜皆咨以卜
吉凶遂進之主以為興土木之階僧性智初以風水出入士夫家
者山勉擇為主所悅寵倖無比占一第于新闕近處畜沙彌方
外游覽出入無恒宛然一伽藍也○秋申欽春韓浚謙朴東
亮山中道付處時廢論復熾從仁弘除七臣計也○鄭暉李廷龜
龜謝息慶運官時除職畏不敢甫謝者眾暉陞資憲與李廷龜
同進慶運官謝西叙宮門鎖廢已數年草沒庭階相視投淚時

大旱閉南門暉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其言洩甫
瞻大怒將啓鞠人謂甫瞻曰似是一讒何至以言語殺人甫瞻
曰讒者泣乎○建刑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甫瞻盡逐先朝舊臣
尤無忌憚嗾儒生李漣上疏請建刑國舅為廢大妃之階悌於
是發延興之截釋諸市府夫人盧氏圍置濟州○進士尹善道
上疏論李甫瞻竄慶源行至洪原有奴名趙生持酒肴迎曰余
已知子有此行矣善道贈詩曰吾事固非時汝知吾不知讀書
不及汝吾乃天生癡金荷潭曰善道論甫瞻而并論朴柳之不
言蓋受希奮旨而陳疏改為此言以掩其跡余謫在培溪權與
尹有族分相往來余曰公疏捨諸臣而獨論柳朴之不言衰世
之言也尹慨然李克健亦以論甫瞻竄鍾城余偶問君與尹相
知乎李曰初不相識近因相議陳疏頻會於柳家甚熟余與尹

夜話及李之言尹色變慚不能答反正初儒生之以疏被謫者皆招六品持平任叔英曰尹疏受旨希奮有悌男謀逆國人共知之詔免罪幸矣不可褒擢清議是之只拜金吾郎

巳丁
九年龜川君晬錦山君誠胤等十九人上疏論爾瞻罪龜川君謫順天錦山君謫海南病卒兩司啓朴弘道之出番湖堂也邀致錦山君同宿累日作詩唱酬有初以憶大妃為題而改以懷慶運宮之詩之說詩曰沈沈鎖鑰壯西宮望子臺空起夕風仙馭乘雲攀不得孤臣淚盡檉陵東又種松要你棟樑材却把盤枝碍漸臺安得斧斤斫代盡滿窓邀得日華來又有痛哭來登思子臺檉陵松柏暮雲哀之句云○慶運宮有投匿名書不道之言極其狼藉且有勒奇驅朴脅柳迎大妃舉大事之言命招領相兵判議啓且令盡心討賊司勇閔仁信上秘疏蓋以凶檄

許筠所為筠亦上秘疏云○李爾瞻柳希奮等會于掌苑署約和廣昌瞻爾瞻大北臣魁密昌宗文昌希奮小北之首世所稱三昌承

宗子自興乃爾瞻壻也承宗初聞爾瞻有廢母之意而未知虛實與之對語有烏止于庭樹鼓翼而鳴承宗曰彼雖微禽能知反哺不可輕視爾瞻默然不答又有飛蜂過前即曰此是微虫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承宗知其意宰始與之貳時大小北相攻甚於水火李慶全調劑兩間使相和大小北相會一堂酒數行爾瞻先吟曰不是尋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花亦解吾人意先占天和送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向來懷抱幾回腸梅寒竹瘦同情標盡醉芳樽內醞香希奮次曰憑君休道異門忙但願彌全鉄石腸李白桃紅都未闕歲寒期保姓名香李覺和曰小吏休言直宿忙吾儕說話搥肝腸滿園

桃李者者好只恨傍無解語香李昌後繼曰曹廷禮罷出門忙
備得仙茶潤肺腸此會應知非偶爾果場須記小梅香柳言於
李曰必去鄭造尹認韓續男輩然後和好可成也李雖許而疑
貳持兩端鄭尹韓等亦皆駭然不安約竟不成方約和時武人
李應獬遨遊柳李朴之間人皆笑之○十月府夫人盧氏濟州
為婢許筠使咸陽人朴夢俊上凱請置極典故也○爾瞻筠等
教誘其黨儒生百僚文章請廢大妃李元翼劄後中外側足三
司猶以先發為難筠閻等與金佑成元悰元李苙辛光業玄應
吳等嘯聚無賴之徒設流廳於驛官韓彥博家日以廢大妃事
謀議招納無賴雜類如禹經邦黃廷弼朴夢俊李國良李國猷
尹惟謙金大河李乾元河仁俊等及校生之落講者僧徒之還
俗者軍保之無籍者逃民之避役者皆扮作儒生備給巾服日

日投疏或請廢囚或請誅殺并留中不下○前判書黃慎卒于

甕津

字思叔號秋浦
進文章謚文敏

初名致慎夢天中大書黃慎遂去致稱慎

學於牛溪牛溪揭其雪竹詩於壁上曰詩有高志可期遂到文
辭精鍊最長四六一時表箋多出其手癸巳宋經略移咨令逆
文學之士要與講論慎與李廷龜同膺是選嘗為黃廷或草檄
有廟堂主和秦檜之內足食之句指柳成龍也為柳所中留倭
營二年又陪楊天使使日本上下書慰諭厚給其母其乘艇詩
曰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軀作文誓
海人皆傳誦及還上勞之曰爾為國家久在虎穴良苦特陞嘉
善按湖南匹馬奔走勸起義兵招集潰散策應天將掃蕩劇賊
辛丑為大憲初在諫院力止曹大中之啓承受師說寢啓永慶
至是引避備陳獄事願末奇自獻代之啓曰慎以殺士之名歸

之君父蓋仁弘容文景虎詛成渾慎遂遠廢朝為戶判進六條
啓一曰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曰改貢案以紓國用三曰作米布
以祛防納之弊四曰收魚鹽以除私占之害五曰裁省浮費以
蓄財力六曰久任該官以責成效又請杜赴京使臣松求請皆
無施行癸丑獄譴甯津卒爾瞻少受業於慎外舅原川君自在
東床與之相從及爾瞻求通大諫慎不應及禍作又要與同事
而又不應爾瞻大怒論罪愈急竟死謫所慎天資端重兇宇剛
方臨事不依違苟且始忤山海斥補外邑中忤成龍連陷死地
終忤爾瞻得禍尤酷及其卒也雖平日攻之者亦曰黃公正直
吾曾論劾他日當得罪士林云金西浦曰檜原忠清一節出於
天性古人所謂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
際者庶幾近之申象村每言朋儕間惟白沙秋浦兩公風致人

不可及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忠介政事之才無出秋
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當在吾前其所施為必有可觀戊申臨
海獄起謂格里曰初政如此國事可知不出十年必有士林之
禍吾儕不如早死仍相對慨然格里常服其先見○下前後儒
疏命都堂會議領議政竒自獻八都堂倡廣收廷議先自上劄
曰諸疏下廟堂臣若主張遽爾廢之則國史記之曰某也擅廢
之云爾則非但得罪於萬世亦必為殿下之羞矣况今領府事
李恒福左議政鄭仁弘在外前右議政鄭昌衍杜門不出今右
議政韓孝純呈病大臣中獨臣在京行公如此大事豈獨善處
頃年李元翼被譴時三司以為朝廷本無此心而元翼老悖妄
言歸惡名於聖上故元翼雖庚子年間盡忠於殿下之人而猶
不免得罪以去中外之人皆言聖上有虞舜之行諸疏汗漫雖

不能詳記如姜氏武后事未知其一相類而晉惠帝時楊太后事似是妄發豈可擬議於聖明之世乎其時張華以為宜處別宮以全終始此則只如前日各處之論而已王晃等專主廢之朱子脩綱日時取董養之言書之其後果有五胡亂華之事真德秀大學衍義書曰董養遊太學升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真德秀曰至於母后亦罹廢辱無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斯消滅此識者所以知大亂之將作也今不可援以為例明矣閻后始焉殺帝之母中焉廢立北鄉侯終焉北鄉侯薨後又欲立他人其凶慘之事至此而司馬光資治通鑑取周舉謂李劭之言而書之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猶謹鄭武姜謀殺莊公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惡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頴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

諸閹新誅太后猶在維官若悲愁生疾一朝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仰既上疏陳之明年順帝朝之云其時周舉之言非但不罪又能從之其亦可尚也如神德之事身後以空言處置者亦非今日可擬之事况諸疏決語多在於天朝自壬辰以後我國凡事天朝無不照管况石尚書丁應恭趙揖李成樑等族黨亦必有存者若聞我國有事則不無意外之患天朝之人志欲無窮若乘此機則恐不可以數萬金為足也若或有如董養真德秀言者則可不懼哉其曰咨禮部告天子者正以蹈陸虎之尾而生事於無事中也伏願殿下臨事而懼深思熟計焉臣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不能自為主論謹掇拾古諸賢論敢此先為獻議又曰諸大臣其敢曰在家不知請問于李恒福鄭昌衍

鄭仁弘韓孝純等且廣收廷議必有為國家獻善策者又曰荆南十月之雷古今所傳况今至月之雷忽發於連旬陰霧之中廢不虛生必有所召臣未知將何以應之云翌日坐政府會宗親文武百官收議議未竟兩司已會中學論啓自獻事也自獻故久坐收覽百僚之議歎曰廷臣若有數十輩執正論者可以據此直諫羣情之不同冀回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抗議也耶遂肩輿而出先收堂上以上收議而出去之後爾瞻筠闈等督右相韓孝純因令上自宗班播紳下至醫譯雜類及前啣一併收議於是鰲城府院君李恒福議曰不審誰為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克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瞽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舜泣寃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讎母之義况為假

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所聞也今方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矣為至於絳纒之下玆為今之道躅舜之道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清風君金權議納君無過微臣受君之至誠終始全息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之下與舜同補是區區之望司果鄭弘翼伏以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之道者亦莫如虞舜當其囂母嬗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恭為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美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舉國臣民咸仰錫類之化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群臣佐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美帝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切惑焉伏願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國臣民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副司勇李慎儀

書曰必有忍乃其濟必有容德乃大凡事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
敗於不容忍也然容忍則事必無悔是故天下巨細論議必須
先察人情天理然後是非得以知之蓋人情悅處則是天理
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處則是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莫重
莫大至為難處之事如無察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大不
容忍也其關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甕不補
今若朝廷議論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此水之覆而
難收甕之破而不補者也夫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人心順則
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熟察天理快定其人
情之悅服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見今日矣實有聖上體
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忭曷可言諭哉軍器正金
德誠曰一尺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副司果權士恭

以為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常道人皆可論至於變則非體道
者不足以與此况內食大臣謀之於廟堂則非么麼小臣所可
得以妄議也第人君處事當法聖人漢唐以下不足法也古之
聖人遭人倫大變而不失其為聖者以其處之得其道也所謂
得其道者亦曰盡其天理之當然也而不害於時中之義也今
日之事惟在朝廷反覆商確參諸古今酌其輕重處之務合於
天理宜於人情無一毫之未盡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
後世同符於古聖處變之道而不為後世徑情肆意之歸矣至
於凶論則仁城君瑛議伏聞仗䟽大槩無非為君父忠誠安宗
社大計而况忝在宗班之後義同休戚死生以之者之心獨後
於草野諸儒乎惟在廟堂亟從共公之請以安宗社忝贊閔夢
龍議儒䟽實出於共公更有何議左尹金闔議曰君之誓視父

警君父之警固無輕重古人有為父警終身不北面者謀害聖躬即吾君警大議所在豈有異論况草野儒疏明白痛快依此舉行果為得宜許筠李爾瞻韓孝純趙挺宋錫慶任充尹銑數十人主廢黜之論柳希奮朴承宗一隊推諉仁弘義昌君沈鄭昌行李廷龜尹昉申翊聖不為獻義於是三司請竒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并命逸竄鄭弘翼金德誠李慎儀皆圍籬安置金權權士恭金地粹皆遠竄是時布衣之悖亂者層見疊出或請直廢或請數罪於宗廟而殺之或請出置外處任其出入或請肆諸市朝或請直奏天朝皆承筠爾瞻喉指橫說豎說眩亂朝議者也自醫譯籌律以至各司書吏軍門卒伍亦令陳疏坊民則闔為左尹勒令部官督發而不肯聽從者至囚其妻孥或有賣宅而遠遁者

午戊

十年正月初二日憲府諫院大憲李覺執義朴楫掌令姜燧韓司諫南以俊獻納曹挺立正言李荏朴宗周合啓先發貶尊號撤分司絕貢獻停朝

謂之論而玉堂亦上劄請從公論初四日右議政韓孝純率百官庭請啓略曰惟此西宮蓄禍釀亂書籍罕覩古今未聞茲揚十罪以陳梗槩逆曦初生令永慶亟陳賀禮以探人心又教凶卜補譽極貴日誦妖經以祈大福其罪一也先王違豫謀立已出締結柳賊表裡相應諛書潛通防塞傳攝其罪二也草野大賢盡忠抗疏欲乘其機敢圖易樹泣動先王屢下嚴旨未封等語大駭羣聽其罪三也先王昇遐詐補末命潛使希騫矯摹御墨托璣七凶同心保護冀其長成謀奪大位其罪四也密引悌男留宿宮中多結凶徒日夜謀逆團束官奴潛行部署積時糧咒以待緩急且使孽豎廣募武士欲日夜操乘輿作亂其罪五也

設祭宮中反手攢指觸犯聖躬有不可言盲巫咀呪無所不為
鷄狗豬鼠狼藉宮掖十六各種必欲售計其罪六也壓勝先后
穿掘陵寢造作儼像已多行凶罵經紅段埋置夜半書諱肉片
散飼烏鳶窮辱先靈欲害聖躬其罪七也耕後揆擻其語不測
宮墻納矢其書極慘皆由做出傳播外間凶逆之輩前後藉口
所不忍聞形諸文字其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概中破字
義一納招使訴唐官挑禍上國其罪九也多出金帛厚資羊甲
入送倭中陰結外援誘以利害又令友英潛通老首欲假其勢
圖立幼稚敢拒天朝其罪十也然則武氏之罪比斯猶少趙后
滅嗣方此不甚失一國母臨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廟數罪
雖不可為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伏願聖明深思社稷大計俯循
舉國輿情以去禍本不勝幸甚庭議之始舉也甬瞻構啓草先

引十大罪直以廢黜為辭柳希奮大言於庭曰凡庭請乃從首
揆之議矣仁弘既以去朝謁罷分司為議只可以此為辭如以
此議為不當從須先罪仁弘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未
決孝純以為庭會未易竟從甬瞻之議直以廢黜為啓及罷鷄
已鳴矣時孝純以垂死之年假尸氣餘魂婢顏於甬瞻之門得
相職承望風旨苟蠅營人謂是夫必行大事矣孝純問計於
仁弘其言不明廢削之間孝純日伺甬瞻意廷請日期屢易進
退初三日甬百官奔波詣闕行路失色庭會之令初不出於相
臣右叅贊柳澗自甬瞻家直扣政府吏出令孝純不知所出趨
蹌以來蹙蹙如老狗狀就庭之後以仁弘之書為斷案遂以廢
削兩字為目召列卿各書可否字在位者惶怖失錯金闥出位
呼曰此事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則從不從者議耶孝純嘿嘿不

敢可否庭中紛爭將有潰出之形夜已四鼓下矣甬瞻以文衡將
草啓厲聲曰此國之大事有依違者非人臣也反復講定於三
司遂定廢黜之議蓋直奏天朝者甬瞻主之直加廢黜者筠主
之初皆出於甬瞻而終以奏與不奏遂成兩頭議論甬瞻稍黜
陰以廢黜之說詣上而外持奏廢之論把持形勢奏廢則事未
易完而大論無結局之時內而固寵外而立威筠聞急於圖利
主直廢之論賭勝甬瞻仁城君珙率諸王子宗親連請數西宮
十罪十七日傳曰左相力言閔夢龍可大用予嘗不忘矣特除
夢龍右相仁弘孝純以次升付領左十九日命勿為朝謁二十
八日命減上供削尊號補西宮○三十日都堂左相韓孝純在
相閔夢龍禮判

李甬瞻戶判崔瓘工判李尚毅贊成李冲同春秋李慶全工參
曹倬禮參尹壽民兵參李德河刑參朴自興戶參慶暹兵議鄭
安禮議李命男刑議鄭達大司會議上貶損節目削前上本國
憲柳澗大司諫尹訥副學鄭造

尊號出玉丹玉寶去大妃二字補西宮國婚時納徽納幣等文
書還出出御寶出徽旨標信出輿輦儀仗廢朝謁問安肅拜罷
分司等官及承傳司鑰各差備內人罷貢獻各道進上分司供
上西宮進排依後宮例公主廩料婚相依翁主例父為逆魁身
與逆謀子為逆徒所推戴既自絕於宗廟身沒之後舉國上下
不舉哀無服不得入廟進等官墻武將守直崔瓘所定大憲柳澗啓
曰都堂會議時公主廩料依宮人例婚相依士夫例而臣之妄
意西宮猶得為後宮之例公主以西宮之故降為宮人則是庶
人也似或過重以此意告廟堂因
儒生疏斥引避出而語鄭造尹認曰公主降
為宮人無乃過重乎造訥皆以為然因曰雖至賤宮人之出猶
為翁主降為翁主似為適中臣入告廟堂更問于座上有言若
依翁主例則婚相之例當自朝家行之以此為難或言先王朝

翁主婚禮亦依私家例為之則右相閔夢龍曰此則國初事也廟堂相議定之三司則不過相議可否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云云王堂處置請出光海以無執法之意特命遞差尋補外南瑾代為大憲兩司合啓收議庭請時不叅人鄭昌行政府收議終不書送百僚庭請牢卧不動柳根當儒疏之初人呈單下鄉欲避大論過限不回尹昉不為收議不叅庭請金相容李廷龜李時彥庭會皆不隨叅吳允謙宋英耆收議之語皆是右袒庭請之時終不隨行右八人趙國賓收議右袒尹衡俊收議侮弄李時發金塗朴自疑李景稷朴東善而下吏誤書進字而自明不進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洪友敬晉安尉柳頓錦陽尉朴瀾等終始不叅庭請鄭孝誠以百昌之父朝家所為無不嘲笑其罪不止於不叅庭請并命逐竄眾所共知老病廢疾者不可責以逐隊而

終始不叅亦不可謂無罪并命削出西城都正希聖等二十五人不叅庭請義昌君琬終不獻議并命逐竄漢陰君等八人老

病不叅人并命削職

○五月前領議政李恒福卒于北青謫所

常辨兩雲又白沙文衡策手難扈聖封整城謚文忠

丙辰生不乳二日不啼五日瞽史安

堅曰是貴極人爵八歲詠鈞琴曰鈞有丈夫氣琴箴千古音十五六善角抵喜鞠蹴當街賈勇姑夫朴謹元見之言于大夫人泣責之恒福跪受教即折節讀書庚辰文科是時李德馨李廷立并登別試人謂庚辰三李宣廟方講綱目栗谷薦五人備顧問三李并與選祭栗谷有群飛刺天之語己丑獄為問即多所平反上嘆其奇才為戶議判書尹斗壽稱其通才壬辰以都承旨誓以殉難其涕來訣不許訣其妾瞰其趨朝突前執帶拔佩刀將斷帶妾哭而退到松京陞史叅至平壤擢刑判江灘軍潰

上決意內附群臣莫有願從者恒福獨請從湖賊宋儒真反株繫相屬恒福啓言逆賊非如鳥獸魚鱉處處恒產之物遂止誅魁陞右揆陳奏丁應恭之誣錫士田賦獲時議政柳成龍主和被譴即上章自劾以為曾贊和議不敢倖免上乃曰與人同事終乃反復者李某之罪人也辛丑策元勳壬寅赦成渾劄會被誡不果上金楷者受永慶旨請追崇德興恒福議曰此事行之者袁安桓靈非之者周程張朱羣議乃定戊申臨海獄主全息辛亥力爭復任叔英料涕泣救權鞬不得常恨吾輩在位不能活一權鞬烏得免殺士之責乎癸丑廢母議起與漢陰約以死爭以鄭浹事廢居蘆原沈潛典墳徜徉山水聞漢陰卒馳往龍津躬自斂殯丁巳廢論已定恒福曰吾得死所矣為永昌死則傷勇為母后不死則傷義慷慨不食忽大雷撼屋乃曰天其戒告之

矣有頃樞即來收議乃奮筆書議議至百餘疎然胥吏手戰不能書竄北青士大夫無不來訣門生故吏填咽求一面為榮命我死勿以朝衣用深衣斂出城詩曰白日陰陰畫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聞者泣下過忘憂嶺詩曰猗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征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登鐵嶺歌曰鐵嶺高處宿雲飛二何處歸願帶孤臣數行淚作兩去向終南北嶽間沾灑瓊樓玉闌干卷九所傳播都下宮中習唱光海宴後庭聞此曲愀然不樂泣下罷酒時虜犯遼廣而我兵不赴援觀廣寧總督汪可受檄文泣曰自此國其不復競矣戊午五月再中風疾夢宣廟宣召入侍金命元李德馨柳成龍等皆侍上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戕害骨肉幽繫母后不可不廢德馨奏非李某不能決此議即命宣召乃

覺而歎曰吾其不久斯世矣後數日卒北青人皆下淚奠抱川
北青抱川人皆建祠初隨世子分朝將駐保寧水營恒福對以
不可退謂人曰永保亭勝槩冠湖中恐少主居之啓異日侈心
見天使李宗誠曰綺紈于徒事文墨辱命矣而已果然李坪
疏請追刑國舅恒福議曰追刑之舉本不載刑書歷代或有之
例此特出於一時之命非臣等所敢援而為請者也戊申初朝
廷多疑臨海作變或勸其密飭兵備恒福時為訓練提調乃曰
臨海若叛我以徒手取之有餘矣凝然不為動其後謂門下
曰汝輩年少當及見臨海伸冤矣恒福立朝四十年出入將
相屢登勲籍而家無擔石文章以氣為主以俊逸為宗其規畫
達白奕奕在人耳目功存社稷澤及生民真國家之柱石士流
之冠冕至丁巳一疏扶倫紀樹正氣磊軒天地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所著四禮訓蒙魯史零言行于世申象村曰公風采凝遠壇
宇軒豁廣顙隆準豐頰而白哲鬚髯翩翩長不踰中人而氣蓋
一世行不治邊幅而動有規則光明而脫略正大而特達士辰
之証一則公二則公總統中兵懣亂底平晉位鼎鉉為中興元
功丁巳一言撐天柱地朝廷黨比相傾莫不標榜而公獨中立
不倚屹乎如泰山喬嶽使生鄒魯不啻採繆之倚使生列國庶
乎東里之政有謝文靖之標致而與時左有韓忠獻之德量而
罹於呂後乎公者亦有朝暮遇者乎李月沙曰其豪風爽氣傑
句清談隨遇溢發使人驚倒○右叅贊吳億冷卒億冷字大年
嘗諾子弟曰士君子事業至大文章特餘事耳立朝四十年恒
以威滿為戒廢毋論起口占劄辭授二子翊靖劾去造訥有時
仰屋自吒曰安得處無母之國而苟活乎其文章草隸為世所重

○八月許筠謀逆伏誅筠擘子也文章獨步一世行身妖邪嘗曰男女情慾天也禮法行檢聖人也我從天不敢從聖人居喪押妓叅禪拜佛偽作識記語皆凶慘投身大北奴事爾瞻擔當大任招集恠鬼以金閨辛光業輩為心腹蹤跡秘詭莫知端倪得罪父兄不容鄉黨蟻蝨官禁躐躐崇班遂生不厭之心戊午年間虜警初作天下兵動飛語邊報恐動城中矢書西宮夜呼南山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八戶十空八九使其黨河仁俊曉見韓明勛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有凶賊伺隙者日尚未明難見文字之時明勛心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壁書則果是仁俊所言者乃請鞫仁俊與其黨玄應是一一引服乃托補廢大妃仍犯闕之謀也筠及其黨與皆就獄爾瞻恐訊筠則辭連於渠以為仁俊等皆就服更無可問之情直請正刑黃

廷弼河仁俊金胤禹慶邦玄應旻李國樑等皆正刑金閨杖斃

辛光業元悰李注等遠竄頌赦中外○大司成具成卒

字元裕
稱草堂

策庵聖封
海棧資憲

思孟子李澤堂狀曰公正言時崔永慶于鄭獄辭

多錯大臣救得釋時議起再究之論先數日公於崔沂家遇慶尚都事許昕言監司金晬云崔與汝立相從實有狀公因以傳諸僚入彈辭中時晬還朝上召問之引密陽教授廉景禧景禧引晉州判官洪廷瑞廷瑞引州人某某訊不服會崔故乃已辛卯時事廢公以吏郎坐鉤黨罷而金晬居要路故人不取以前事誣公壬辰公新喪配即棄幼稚單馬從駕在龍灣或不時召對所與從容言國事甚密多有外人所不及知者一日宣廟以平日所聞飛語賢之公期期抗憤語少次第自是不復召壬寅仁弘使其徒誣公謂受成渾喉陷殺賢士遂追奪成渾謫公洪州而綾

安卒以錄勲例放不封題目十餘年或差獻官必糾率非儀時
有按舉諸賁苦之曰寧差十祭願勿違具獻官每朝謁必顧盼
左右班列違序必請移易士林傳笑戊午大議不獻議不叅請
臺擬遠竄會公卒得已平生以忠信不欺自勵雖在場屋不肯
倩人代寫仁廟潛邸受學於公弟宏子仁度
恭靖社勲

紀

十一年春皇朝徵兵討金虜遣都元師姜弘立等從征王師敗
績弘立等全師降金左營將宣川府使金應河死之經略楊鎬
移咨徵大器手一萬協攻建州本朝遣姜弘立率副元師金景
瑞應瑞從事李民寔武將文希聖李一元金應河等將兵二萬從
提督劉珽到溧河兵潰珽自刎死應河以手下兵三千當六萬胡
騎以精砲為前列一時放丸賊兵退却如是者三俄大風忽起
烟塵四塞砲矢不得發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應河獨依柳樹

下射不虛發矢既盡遂手鈞擊賊鈞折張空拳猶益自奮賊從
後投槊遂仆地而絕鈞柄尚在手賊相顧錯愕不敢遽逼雲山
郡守李繼宗永柔縣令李有吉及將領金堯卿吳稷金佐龍皆
死之初光海送弘立密教觀變向背至是弘立等全軍投降朝
廷贈應河領議政建廟龍灣神宗皇帝下詔封遼東伯賜妻子白金
其詔若曰邦君御事越爾虎賁百尹惟東藩許國臣金將軍應
河捨生取義朕心所嘉比厥死者贈以上爵嗚呼徂茲北酋越
蠡南牧率爾寧人有指疆土矧朕卜吉敢不于征督朕元戎越
爾友邦爰整大眾奉將天討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全
師大北狡虜乘便諸將偷生將軍效死將軍之義寡人嘉之將
軍之死寡人恥之嗚呼內則中國外則夷狄修攘得宜夷狄率
服脩攘失宜夷狄猾夏寡人同念昧耀一德觀兵萬里驅朕將

士血肉瓊境寡人恥之民心同常惟患是懷恤之后我虐之讐
我寡人不辟上拂天時下率人心輕舉大事怨起轉轉遂致將
軍獨戰無扶寡人恥之丹忠雖效白骨誰收堂上鶴髮望斷倚
閭閻中寡妻石化山頭朕甚痛之雖然寡人之恥恥而無補將
軍之死死而有光秋霜大節白日精忠足以扶萬古之綱常標
萬古之人臣明萬古之大節愧萬古之奸諛將軍雖死於一敗
不死於萬古嗚呼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猪無臣將
軍不死寡國無臣忠臣烈士何代不有忘身殉國如子者誰純
剛一氣磅礴萬古將軍是受以為將軍是以三軍可奪匹夫難
奪五嶽可動一節難動向使黃鉞丹誠皆是將軍將軍何死於
敗而寡人何辱於虜首嗚呼忠如將軍勇如將軍智如將軍獨
立無收寡人之罪也崇德報功古有令典褒忠旌節今何不然

肆朕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贈以遼東伯表一寸之朕誠慰九原

之忠魂

萬曆庚申春此是趙慶男所記而尤菴撰神道碑書以遼東伯

應河

字景義

鐵原人身

長八尺膂力過人射藝絕倫鄉人呼將軍而不名年十四父母
俱沒有異僧憐而指葬處方伯朴承宗試射大奇之後判兵曹
除宣傳官有媒貴家女者應河曰吾豈緣妾致貴者辭之未已
師到牛毛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未可踰嶺盍姑止斯應河以
為不祥收斬之此神告也氣崖斬然動止安閑絕無武夫麁悍
氣車雲輅詩曰毅魂招得鴨江邊片雨孤雲落几筵戰死將軍
忠貫日投降元師罪通天綱常大節東懸國義烈英光北照燕
昭悵凌圖與奕刻千秋奇迹在宣川景瑞在虜中潛為日記詳
錄彼間事情早晚欲送我國弘立發告竟遇害已巳本道人疏
訟寃復其官爵○金遣人請和虜欲通和留弘立而使平安監

申庚

司朴燁答書以送續遣使探其情形奏天朝
十二年正月前大司憲鄭述卒述字道可號寒祖應祥受業寒
暄堂寒暄妻以女嘉靖癸卯生于星州沙月村父思中善星曆
西川生則曰必做一品及生述大喜曰兒當為名賢稍長手摹
孔子像掛之壁日必再拜出入奉持十二受學於吳德溪得鄉
解赴洛不入會闈遂廢舉終日危坐講讀遵用家禮造深夜襪
衫野服着之具籩筮篚杓用於冠婚癸亥謁退溪質心經退溪
楮之曰賢質穎敏志學好善寒暄流慶豈無餘韵致書德溪賀
得英才問業於南冥大谷丁內難喪制一從家禮州有書院以
卧龍故事享程朱蹄川谷為院長用白鹿洞規嚴立科條日與
學者講讀功磋癸酉禮賓叅奉不赴庚辰昌寧縣監上引見問
李滉曹植對曰滉德器渾厚踐履篤實工夫純熟階級分明植

器局峻整才氣豪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又曰大學工夫何者
最要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臣恐謹獨最為緊要又問治
縣何先曰所願則欲興學焉上曰爾名不虛得矣及到縣四境
設書齋擇訓長課教朔望謁聖坐明倫堂講論春秋釋奠備盡
嚴敬至於社稷城隍等祭必皆親行為鄉飲鄉射養老宴制奸
吏恤小民興利除害勸善懲惡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壁癸未移卜
檜淵構草堂種梅竹蹄百梅園月朔講會之契有約有儀約文
息至可誦守通川倡義討賊時河陵君避亂自縊金剛山中得
屍親殮以聞上傷感教曰這息予何以報姑陞堂上以示意以
承旨侍上問易程傳本義何先對曰易之道明乎消息盈虛之
理不失時中者也徒以卜筮前知者末也程傳為先丙申按關
東等鎭原城以為保障丁酉守成川王子宰臣遍滿絡繹供接

誠惻戊戌嘉善癸卯還鄉等夙夜齋武屹齋約為相望通讀之
會設茅廬於檜淵房曰不愧寢曰梅竹軒曰靜觀又有竹牖松
楹之飾置聖雲庵以寓瞻慕光海戌申拜大憲疏陳臨海全息
日喪禮收議備陳三年通喪君臣同服議遂乞歸癸丑陳疏永
昌全息大妃殿別宮之不可子璋在都下奉疏不敢上聞之即
裁劄并前疏以上甲寅蘆谷失火書再數千卷及纂輯諸帙皆
不免惟心經發揮得出即移泗濱戌午聞廢大妃之議草疏將
上會廢主有鄭某首倡全息掠取名之語遂不果上庚申正
月五日終于泗濱之持敬齋前歲伽伽山北角崩卒之朝泗上
有木椽之異四方會葬者四百六十餘人為人謙下有禮敦厚
忠信身為禮義之主遠近學者皆師之居官日戎子弟曰古
人在父兄官所未嘗用官紙宜深識之門人僉會或談笑戲謔必

正色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只長浮浪之習非所望於諸公諸
生私相語乃曰在長者側不得多言語詩云溫之恭人惟德之
基學者須是溫恭自虛始有進德基址或有語及人長短則必厲
教曰爾等腦中無好語才無擾亂我耳嘗曰學者寧失於伯夷
之隘不可學柳下惠之不恭教人不以讀書綴文為貴惟以洒
掃應對進退中規為先學者請學心經即曰心經固好然於初
學小學書尤緊切從游之士有父兄則語以孝敬有官職則語
以忠勤志學問則語以敬義至於庸瑣鄙夫莫不勉之以當務
從容開導親切婉曲巨細精粗皆出至誠賢與不肖所以皆獲
其益也所著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禮記喪禮分類家禮輯覽
補註五服沿革圖行于世又有深衣制度武彙誌若羹牆錄聖
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谷山洞菴誌卧龍誌古人會粹

等書皆火失所益邑皆有誌以記其山川坊曲人物事蹟也以伯氏早失仲氏出繼遂權攝祀事終身自用其誠焉先忌前後三日皆食素而西川則從家禮只當日行素揮發則損節舊註附以先儒朝夕常目焉幼時自優其才謂吾人於宇宙間許多事無不為己責事無大小精粗皆不可以不學至於籌數兵陣醫藥風水亦必究其理而得其略及其晚歲一以講學著書為專業與金東岡字顯志同見合推高風於南冥歸正脉於退溪平生相為定論故其挽東岡以終天慕特地欽致其輕重焉少許仁弘而晚乃絕之癸亥贈官賜祭祭文曰小微降精清洛鍾液心潛道腴超然無慕於外脚踏實地卓爾有立手中規模繩直而準平際會機鳴而籟應凡厥聲猷之發無非學問所推屬戊申癸丑之年有國家人倫之變兩次全息之詭直氣寒即後

一人平生辨奸之明先見老泉與并美純是第虜之世截然砥柱之功大音難諧同古磬之沈泗清標誰挹有百梅之滿園世道否泰之相乘以一身而自任節文詳略之有異輯衆說而折衷嗚呼紹往開後既有衛道之功致祭加階宜示崇儒之典從祀川谷書院○六月皇朝詔使從水路歸時金人已據遼瀋朝天路阻航海行險詔使一行二十二艘夜過旅順口遇風十一隻滄沒我國陳慰使朴彛叙進香使柳澗鄭應丰相繼滄死○三司啓請李爾瞻李偉卿圍籬安置朴昂吉遠竄韓縉男拿翰時廢論總成攻擊方始矣○遼滿浦僉使鄭忠信使虜中忠信既至刺探虜情虜酋曰爾國每謂我賊何也荅曰爾曾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忠信歸語人曰是虜將為天下患何但我國憂也○中宮柳氏以諛書上疏曰竊見春秋之義隣

國有患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天朝敕我之事則感淚自零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罔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義盡為歸虛使臣譯官等厭避何可計乎且以私書付兄希奮等極言朝論之失且勸令力陳事雖未行朝野賢之○白大珩等謀犯西宮不果大珩適江原歸與爾瞻繼男等謀曰西宮若在我輩終無葬地造訛偉卿曰噬臍不及莫如先事除夜大珩與偉卿托以儺戲率黨鼓噪入慶運官期犯大嬖是夜初昏大妃夢宣廟默然未告賊方入不避則死覺而泣官人請其故具告以夢官人曰是聖靈先諭之請以身替卧寢殿以待大妃從之與他侍婢避後苑而賊已入宮二人被害領相朴承宗聞變多

成壬

率徒隸馳到呼唱追逐以此大珩等不得寤搜大妃免禍宗承宗之切也死節官人潛瘞後苑反正後禮葬旌表時上下皆不知大妃免禍先海亦以大妃為不免故反正日先問大妃在否十四年二月白赤氣亘天相搏移時又於東南有聲如雷熒惑八南斗屢月不滅九月江水冰合○天將毛文龍來據鐵山樓島遼民來投者數十萬分處鐵山蛇梁等處遂為巨鎮天朝陞摠兵賜尚方劔璽○庭鞫曹友仁友仁以分承旨題詩壁上曰欲承無旨可能承旨華啣底處微坐到黃昏簾影黑卧者蝙蝠撲飛蠅兩司交爭証以護逆光海震怒親鞫友仁曰臣執事行殿仰瞻先王玉色有素今覩舊宮遺跡自生悲感率意而作非有他意及受刑連呼念先王三字獄滯三年遭反正釋拜承旨晚卞商山作梅湖精舍以自號

子挺融
文科

十五年正言韓惟翔啓辭告廢李貴金自點等久蓄異謀初李貴憫宗祀之將亡痛西宮之幽廢將有扶顛之志其謫伊川得一巖名曰龍巖以寓意作詩曰吁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道隆中諸葛老慙慙三顧豈無時命子時白和之曰可謂父子知心遂與崔鳴吉沈命世宋英望金自點李适李曙等召募勇士與申景禎遇於咸興一見心許金望汝幼之子李鰲城嘗密語塗曰時事凶極顧儕輩可安社稷者唯有君耳因掩泣嗚咽塗已會其意一日景禎袖史略請學至伊尹放太甲廢書曰以臣放君可乎塗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放之不亦可乎申曰今時則何如曰古今何殊申乃扼腕慷慨而前曰天下安有無母之國乎吾不忍坐視顛濟塗曰是吾志也况吾二父同死國事將何見二父於地下乎仍問屬意安在景禎曰綾陽君宣

廟嫡孫聰明神武殆天授也遂決策與具宏具仁虛洪瑞鳳朴東善沈器遠李重老李興三等密謀舉義壬戌春景禎見李貴於郭外而語心焉遂與合謀瑞鳳作詩諷申欽曰前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吾人睡足處夢唱定風波欽知其意義而危之不敢應崔鳴吉亦預謀俱甚終夜不寐訪李貴貴隱几而卧令婢梳頭言笑自若崔見之心始安焉申與西具走關西以禱裨事張晚一日登百祥樓來問告以謀張終不從遂辭去秋李貴為平山而李曙為長湍約以冬間舉事以景禎為防禦中軍欲為臨時定將許朴承宗疑景禎行止點為曉星嶺別將仁虛亦為珍島守時昉在京知事不濟一日夜馳到平山具告以故景禎臨行留其白馬而別曰吾雖徃彼若聞期會當星夜馳赴憤惋而去貴遂馳往中和見都元師韓浚謙微通其意而歸時平山

多虎撥路將絕貴馳啓請獵虎時勿拘界限蓋平之距端松都
為之前蔽故欲以逐虎為名而直到長湍與之合勢故也貴語
不密有柳天機者知其謀告于崔濠有源濠告希奮使臺陳論
貴等有異志是日光海與金尚宮游宴後庭金執光海手大噉
曰外議良可咤誠之自點字 金生寧有此意乃荅以徐當發落惟
翔又啓曰他日追悔莫謂臣等不言也光海以問金金呵止之
遂批曰莫以無形之言枉害忠良先是貴女適自點弟自兼早
寡失採浪跡比丘事發願入宮結金尚宮約為母女常言其父
及夫兄自點之忠誠不幸見憎於大北常欲謀害日日訐寃且
貸金銀納於尚宮光海見臺啓每欲拿鞠金曰誠之貫日之忠
且一箇寒儒有何權力可為異謀光海笑而頷之止於罷職貴
遂歸安峽農舍聞臺啓請鞠馳到長湍夜已深矣時見山火明

滅輒疑金吾即在後遂使時昉持筆搆出三父子原情各自佩
持平明將渡赤壁顧謂時白等曰昔蘓洵率二子過岳陽橋而
書之吾亦率汝等書此而過則他日事蹟豈不優於老泉父子
之文章乎少無憂愁之色行未數里聞停啓之報以為臺啓雖
停羣疑未釋即以原情之意搆出自明之疏以正月封章久不
報率二子待命闕下殆兩月以為破疑之地使諸公放意謀事
李氏抵書金尚宮曰吾父愛戴君父發於歌詠見其歌詞則可
知吾父平日心事矣尚宮以其書展讀於光海座前滿紙辭說
皆淒愁悲感之語光海聽而信之緩其獄義兵乃以其日二更掃
清宮闈○時訓練大將李興立持重兵在內而其妾女適朴承
宗孽子諸公以為憂使其婿張紳維說之遂許諾令興立為手
書約李曙而興立為內應承宗聞興立預其謀拿致于家欲殺

之承宗子自興適自外入興之趨抱自興之腹曰以余謀逆拿
致欲殺是必直為逆者欲得大將反謂余為逆也自興入曰興
立逆謀時未見發婚家之間徑殺不可乃釋之

朝野會通卷之十八

